

福家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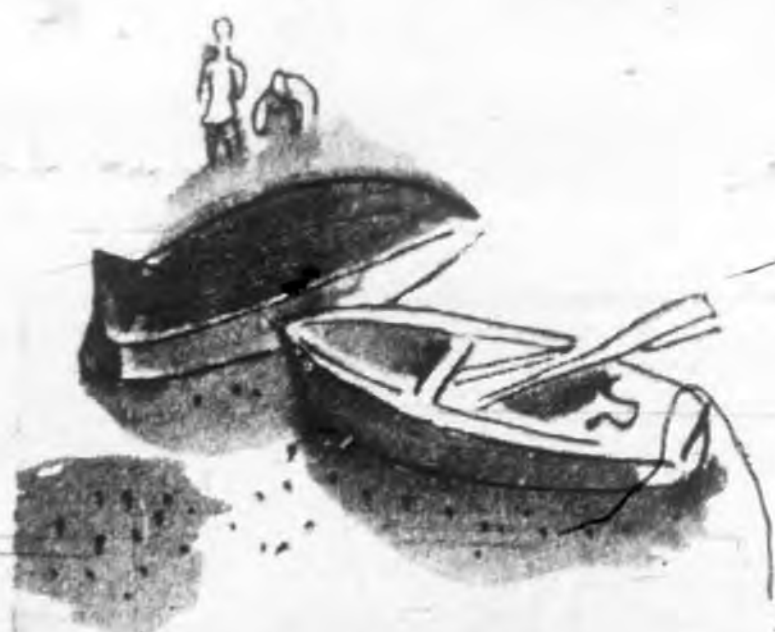
期五第 卷四第

五月



……夕陽還未西下，你躺在海濱一個崖石上，看着海面上黃金色的落暉被微風盪漾成無數細鱗，在那裡悠悠蠕動。對面的青山在蜿蜒起伏，彷彿也和你一樣在領略晚興。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



能養成自衛力的是什麼

第四次治強運動中，已將「勤共自衛」

列爲主要工作之一，因爲華北地域非常廣闊，而又站在防共之最前線，故此，強化治安工作，有許多「因時制宜」與「因地制宜」的勤匪事務，是不能專靠軍警的，軍警固爲勤匪之中堅勢力，但民衆爲輔助軍警，分擔責任起見必須迅速加強鄉村自衛力量，由農民本身來辦理「檢舉」與「進剿」工作，決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現在華北各地，在第一次至第三次治強運動期間早經籌辦清查戶口，編制保甲和訓練自衛等防匪事務，並且收到極大之成果，往事足徵，固不必多所贅詞，茲當第四次治強運動積極推進之時，我們在「檢討既往策勵將來」旨趣之下，要澈底解釋「能養成自衛力是什麼」。藉作官吏與民衆之參考。

一 「對勤共自衛」及「東亞解放」

確有忠實信念

「共匪若不肅清永難安居樂業」這是華北人民一致公認的事實，尤其是鄉村之中對於共匪，恨之入骨，已不得食其肉，

而寢其皮，不過以往無人提倡自衛，良民猶如一盤散沙任憑共匪蹂躪，坐以待斃，及至第一次治強運動開始後，已由官廳派人指導，在清查戶口編制保甲，與辦理團防種。自衛工作之下，逐漸獲得了「遇有匪警，即行進剿」之雄厚氣概，勢亦漸能享到安居之福了，嗣後第二次第三次治強運動繼續舉行，鄉村自衛愈加強固與擴大，如是由「消極防匪」之階段，而入於「積極防匪」之時期了，民衆對於勤共自衛既有了信念，同時，大東亞聖戰勃發之後，爲了澈底謀求東亞之解放，華北實處在兵站地位，因之，協力之策，無非急於肅清殘餘之匪黨，使之不能乘此間隙，死灰復燃，故此，華北民衆在當局指導之下，早經認定勤共自衛乃華北人民協力大東亞戰爭之應有責任，於是對於自衛力之養成，更進一步，樹立了不拔之信念。

二 由「信念」而發生「責任」

華北各地民衆，在勤共自衛的主旨之下，遂次獲到安居樂業之實際，今日復當大東亞聖戰繼續推進期間，而華北方面之

協力工作，又將着重於勤共，因之華北各級社會之民衆一方面感於本身之生活安全，另一方面又爲中國民族謀求解放，故必堅定肅清匪禍之信念有此忠實由衷之信念，自不難發生責任感，請看，第四次治強運動方告開始，各地方之熱烈進行，上自省市縣長官，下至鄉野之農工，莫不上一心各盡職責，冀省所轄各縣，除辦理自衛團之外，並有「謀報網」及「搜檢隊」之成立，抑且鄉村自衛團已大半武裝充實陣容堅強。

三 感於八路匪軍擾害之痛苦更不能不急起自衛

華北各地自衛團之勤匪對象，與其謂爲共產黨，毋寧謂爲八路匪軍，八路匪軍者，即中國共產黨黨派到華北打家劫舍之流氓與強盜集團也，八路匪軍，每到一處，燒殺與姦淫乃其下馬威，換言之，彼輩乃黃巢李闖之不若，無所謂「主義」，無所謂「目標」，燒殺姦淫，即其主義與目標，華北人民以往飽受其摧殘與敲索，大有寸步皆匪，終夜不能安眠之痛苦，故自治安強化運動實施以來，民衆肯於努力辦理自衛，蓋亦感到環境上之不得不急起自救了。

四 由「聯保」而「聯鄉」之自衛陣容加強

第一次第三次治強運動期間，已經辦理鄉村保甲，其方法大都每保有一自衛團組織，負責防匪任務，但現時爲澈底肅清殘餘匪禍之計，實有「聯保」之必要，並由「聯保」而「聯鄉」由此一鄉爲單位，與鄰鄉互爲呼應，同一時間進剿共匪則一縣之匪跡，必可絕根。各鄉各縣皆能如此實行，華北必可永除共黨之根株了。

五 華北「訓練民衆」與「武裝民衆」之積極化

華北之軍，官，民三方面無論都市或鄉村，早經打成一片，共同強化治安之目的適進關於訓練民衆事務，除治強運動各省縣區域，早經設立專門指導機關外，並有各地新民會負責協力進行，至於武裝民衆一事，各鄉區之自衛團體，已獲軍官雙方之考量，予以充分之自衛實力，從此上下一心，共策進行，華北之治安確立，當能達到預想之目的了。

※ ※ ※

治運當自個人始

凡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愈求治理，則距治理愈遠，非惟功效不可期待，而進行形式，沒有步驟，縱獲結果，其結果亦不能圓滿，關於四次治強運動，又何獨不然？吾人以爲治強運動，是以民衆爲對象，民衆的集結，原以個人爲單位，所以個人與大局，實有極重要不分離之關係，欲謀大局之治安，即不能不注重個人之行動，換句話說，舉凡關於社會公共之事業，個人都負有相當之責任，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何況治安強化運動，與個人的利害尤密切，而企圖治安強化，自不得不有賴於構成社會之個人。於是個人人格之修養，身心之健全，事業之活動，遂成了治安強化運動之中心問題。不可不加以注意。

因爲治強運動，不是一部分或少數人的職責，而需要整個社會全民之總動，如何促成民衆自覺與自強，邁向治安目標以奮進首應注重的就是個人之思想，譬如說，治運的大前提，務要打倒共匪剷除美英殘餘，若一般人口頭儘管高唱治安強化，而腦筋裡面還滿含着，功利自由與共產赤化觀念，徘徊歧途，心中之羣賊不去，隨在都可影響於社會之治安，這是治安強化運動，應當注意於各人心理之建設，務須同人自肅自戒，認真檢點自己一洗過去之錯誤不良思想，由正心誠意出發，做到身修家齊，以至於國治，一人如此則一人福，人人如此則社會利考民少，而良民日多，匪不動而自消，共不打而自倒，英美潛伏勢力，不剷除無形即可以消滅，則不求治安，而治安亦可以確立，這才是治安強化運動，一個精神根本的良圖。

其次強化治安，極應注意民生問題，如何充實經濟，利濟民生，則現在所提倡之勤儉增產，獎勵個人之自給自足，俾民生問題，得以迎刃而解，國民經濟日臻繁榮，大家都有飯可吃，都不去爲匪作殆，而且大家生活都已安定，匪共亦無法再施其誘惑，盲從附和者日少，匪共之氣焰自殺，匪共之勢力自滅，並且人人都覺悟了作奸犯科之有危險，改革自新，以謀各人之安居樂業，團結起來，有所組織，成立保甲成立自衛團，訓練青少年團，擴大警備隊等重要事業，以育成農村的民衆自衛團武裝，不惟不去接近匪共，還得要進一步去勸戒匪共，不但不應沾染功利自由邪說，更得進一步去肅清英美系的潛伏流毒，把大眾的思想，先完全糾正過來。俾不再爲壞人所利用，都了然是非邪正之分，自覺自動的熱烈來參加治安強化運動，這治安

強運動才有力量，才有起色，才可以期待圓滿之成果，所謂爭取民衆，得先把攪住民衆的心理，所以個人的行爲，關係治安極巨，尤其個人的思想，不可不特別注意，思想一純正，則行爲自然就不至差池，於是勤以治事，則能增加生產儉以節約，以免浪費消耗，大家都勤儉，豈但個人自給自足，國民經濟，可望致富，農村不難復興，而國民經濟繁榮了，國家財政，亦有所取給裨益政治前途，尤爲不小！這又是治安強化運動，必當以個人爲出發，注重健全個人的身心，由小而大，而家庭，而社會，普遍而全面化，根本堅固枝葉自能暢茂，斷不可以社會偉大事功，忽略了個人之細微基礎工作，致影響到治運之進展，實以治安強化運動，重自動，不重被動，重上級，兼重下層，雖實成於全民之總動，而尤須植其核心於個人，個人的自肅自戒，自強自強，的確爲促成地方治安確保之一極大關鍵，提倡治強運動者，不可不加以注意！

美利時最新出品

家傳戶用 人手一枝
精巧美觀 經濟耐用

當機立斷切勿錯過
半價十天

特種派拉蒙毛筆每枝九角
甲種派拉蒙毛筆每枝六角
乙種派拉蒙毛筆每枝三角

錯過實在可惜



改良毛筆

廉唯精唯 倫群步獨

甲種派拉蒙每枝 四元
乙種派拉蒙每枝 二元

特種派拉蒙每枝 九元
甲種派拉蒙每枝 七元
乙種派拉蒙每枝 四元

奇異兩用筆每枝 十二元
中西兩用筆每枝 六元
老牌萬年毛筆每枝 四元
派拉蒙奇異墨水 八角

天津法界馬路口通順棧內
天津日租界旭街北首路東
立給保單 管保修理
北京分行 北京支行
東珠市口聚隆店內
西單報子街西單飯店內

美利時總行

第四卷 第五期 目錄

封面：浮屠設計 人物照片：名閩楊德華·明明攝贈 創作 名士的春天 凌霄漢閣主 好兒子 夏與冰 雨的話 柏青 饑餓線上 田未耕 杏子結實的季节 北雁 新詩選 因陳等 海外鱗爪 望川 德國的新式動物園 婦女·家庭 北雁 社會需要着現代婦女 斐冲 戀愛 劉文編·馮一 漫筆 榴火·藪蕙·Y歐·程清·林紫雲 戲劇·電影 雙玉 坤伶李觀秀的家 汪俠公 談談子戲 泰爾 西漢西蒙：「青春悲劇」 藝術介紹 社會生活描寫畫家路特立克浮屠 學生之頁 沙于玉 寫什麼呢？ 熱箭 友情 小學生文字五篇 小學生書畫六幅 小學生照片六幀 容易弄錯的字 逢一 小說 魏藍 初階 李薰風 大眾情人 風鏡 懸賞

主閣漢霄凌

名士的春天

·花賞·親修·

春光明媚，草長鶯飛，又到了困人天氣。「春城無處不飛花」「萬紫千紅總是春」「春色滿園關不住」「細雨如個碧草春」「綠楊宜作雨霖春」「紅杏枝頭春意鬧」「春江水暖鴨先知」這些詩句，極口稱道春天之美麗，春景之繁榮，尤以「春城無處不飛花」為最。從前名流高士，春季的賞心樂事一是修禪，二是看花。文人之修禪，性質與喇嘛打鬼相仿，說是「戒除不祥」，却沒有神怪符籙那些把戲，不過詩酒流連，友朋宴會而已。王羲之蘭亭序上寫修禪事云：「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這一段小文把人物景致，天時，氣候都寫得清楚周到，以下說「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可見宗旨無非及時行樂，不願辜負美景良辰，與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所謂「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聚天倫之樂事。」同意，太白又說「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就是禪之所謂「修短隨化，終期於盡」，「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前輩風徽不遠，後人循例而行，於是年年暮春上巳日。有仿照蘭亭的文酒之會。北京在前清時代。許多名勝，都是禁地，名流們雅集，只可在城市較遠的陶然亭及各大禪林，民國成立以後內城的皇宮內苑逐漸開放了，修禪的好地方多了北海，瀛台，或者中央公園，下面是長白名士與召南北海修禪詩。(一)宮庭處處引流泉，笙鼓無聲勝地偏，舉目風光猶昨日，當頭雲物憶中天，微披恰得凭虛檻，晴午還宜喚畫船，被濯年年成已事，華林能到傲前賢。(二)被除最好逢和暢，畫裏餘寒尚未輕，吹面莫分風冷暖，著衣難定雨陰晴，水流花落春將老，山遠雲微畫不成，試覓青旂觀射柳，瓊筵啓處盛鳴。(三)去年笳鼓欲囊裳，此日雍容盛舉觴，上巳勝游曾野次，良辰例展得晴陽，一灣水淨依瀛島，萬戶墻低入建章，客似雄文森在望，雕蟲未可賦長楊。這是瓊島春陰和瀛瀾堂一帶的景緻。南海瀛台即清光緒帝戊戌以後遊居之宮，雅集無倫，清聲閣主有高陽台詞一首記瀛台禪事云「燕市花繁，瀛洲景美，剛逢令序重三，雅集文星，流觴故事同談，風光旖旎紅塵軟柳吟節，春色窮探，展臨鏡，筆陣雄奇，詩興清酣，空悲前代笙歌歇，撫西山翠黛，太液春滿，頻歲風多，今年天氣晴占，日烘飛蓋，游絲曼曼，垂楊綠鬢眉尖，仿蘭亭道阻山陰，韻勝江南」這是南海公園的春景，至於中央公園原是社稷壇，民國開闢為公園，西南隅有水榭那裏亦宜於雅集研齋主詩云「長安三月被除時，歲歲臨壇感鼓旗，一自臨湖初作序，遂令即席久無詩。今年難得逢寒食，舊雨相招在曲池，收拾風花珍雪竹，裁驚吹律不參差。」春夏之交，舊京的花事，久矣夫馳名遐邇，而雅士詩人所津津樂道者尤為法源寺之丁香，崇效寺之牡丹，羅隱公詩云「小坐春風暖茗譚，長安花事數精藍」，那是一點不錯，欲賞名花與本者必須找和尚遊大寺。關於法源寺之丁香趙夫人曰桐花女士的「綺羅香」一詞道得好「佛國長春金台日暖，素粟枝頭堆偏，淡粉梨雲，密緒榮來清婉，肯信他百結柔腸早賺，取漫香薰面，數天涯九十韶光，香風過卻精神健，游塵花底碾亂，共指超群逸品，供宜經案，愛伴鱗魚，好靜不嫌開晚，許倦旅隔歲重來，約詩侶對花揮翰，透瑤林紫玉叢叢，遠袖明霞綉」，女士於崇效寺之牡丹又有「念奴嬌」一闕「一番風過了，正喧妍時日殿春好，魏紫姚黃開晚，弄玉飛瓊同抱，灼灼明姿，娟娟豐度，一片和香繞，羽裙霞被真仙初降瑤島，幻出寶相莊嚴，皈依蓮座，佛也拈花笑，國色聲華喧帝里，賺得御車盈道，翠鬢輕籠，祥暉低覆，佛國春難老，修來慧葉，靈芳應共傾倒」又單研齋主詩云「宜南此亦永豐坊，長慶詩人寓感傷，剩有雙瓶柯葉古，向參紅紫立斜陽」，「花能單瓣始為佳，開自無雙落自斜，解釋先生珍重意，紅衣已見綻荷花」，「檀香贊低不礙風，叢叢豆綠開朱紅，天生佳種原無變，都在維摩一院中」，「花相如開待賜祥，社園金帶漸成團，天人終遜當王貴，侍從都枝一品衣」，此寺此花品類最繁，名本最多。讀以上諸名作，可以想像北京園林之美，為他處所不及，而陶醉在春季的詩人，其逸興遯飛，唱嘯之樂亦與衆不同。

好兒

冰與夏

(十一)

多少，盈算是有相當職業，工作與待遇雖說不能成正比，但一枚徽章却足以治療了他的多少病痛。

時計是大跨步的向前邁着，等到發下第一個月的薪金來，盈感到數目的可憐。他才結束了一層憂鬱，而今又開始了另一種煩惱，仍是不能舒展開襟絞在一起的愁眉，雖然偶而，未來的憧憬是閃着光華的，但却遮飾不住他的這樣念頭：「給人作牛作馬，換得幾張破鈔票，純潔的人格與寶貴的時間，一切都出賣了，甚至連自己的前途與一生的希望。」他即刻噴出了生活的威脅與金錢的萬惡，他徹悟過來省齋的拯救他却正好是殺害了他。

省齋早已噴出了盈的不滿，但爲了長期收服了這個老實的助手，他是情願犧牲一部分腦力代他設法維持他的生活上的安定的。

除了不時安撫着盈之外，省齋也不斷給盈一點經濟的接濟，說是盡着朋友的道義責任給他一點小小的幫助。但在盈，却早已明白這是一種垂釣的香餌，爲了這常常給苦痛纏繞着。當他發見省齋的行爲處處有約束自己的自由妨害自己的發展的時候，盈幾次曾想以武力懲罰他一下，然而勇氣永遠停留在躊躇的下面。躊躇中他能克制他的勇氣的便是書本裡的「挺身而起，拔劍而闘，匹夫……」。假使他再深深思慮一番，他就會想起省齋也會爲自己費去不少力氣與心思，於是，索性連這點勇氣之衝動也根本消滅無蹤了。

時間真是作怪的東西，大部分人類就是犧牲在它的手下的，現在的盈，也正給時間的刀斧削磨得圓頭滑腦，再沒了過去的那些稜角。就是省齋偶然給他幾許刺激，他也能夠忍受下去，只要自己的前途是平坦而沒有坎坷的。他只有把一腔熱血傾倒在眼前的希望裡，只要

能夠苟延下去，不再失業，就是幸福。就這樣他拖過了無數的日月，平易地渡過了一年，忽然，連苟延殘喘，也不能安然的被人許可了。

王省齋忽然偷偷的告訴他：「我們需要找一個安靜地方計劃一下，現在有一點較比值得研究的事情！」

「好！我也正想跟你談談。」

便在轉天的下午，趁了兩人都有一點閒暇，豫兩顆幽靈，躲在一株樹下，又像一對情侶，開始囁嚅起來。

照例，王省齋不改舊習的把一些廢話搬來搬去用作序言：「……也並不是太重要的事，不過也關係着我們的前途與我們的現狀，你呢，也不必當作太不了的事看，我也好隨便的一說。」他抬起頭來，見盈點了點頭，然後繼續下去類似的序曲「……」

一直到盈露出一些頗不耐煩的樣子，省齋才書閉正封，告訴他：「近來我們的吳科長已經不是過去的全盛時代了，他好像失敗了的騎士，處處都感覺灰心，昨天晚上他已跟我透出一點不悅來，說我過於滑頭，更說你處處不中用，他的意思我很明白，這是他現在不大得勢，因而遷怒於人，其實，他太想不穿，這樣並不能對他自己有什麼益處，可是，他怎樣我們不去過問，只就我們這方面說，我們應該有一個對策才是，我敢擔保，他對我不會怎樣太過不去，因爲我有得是辦法對付他，我只怕你……」看了看對方的神色，還沒有什麼太難堪的表示，「怕你這方面不能忍小憤，其實老吳滿好對付……可是……你……」

盈已聽出吳科長對自己好像有甚麼不滿的地方，「莫非老吳對我有什麼不好出口的批評嗎？你儘管告訴我！」

「也不！不過我會聽他說過你，說你太懶，太愚，說你太不努力，太老實，其實作事又不是讀書，那能看出什麼努力不努力，他的意思呢，只嫌你不活動，不會通融，但你的切我是最了解的，他們這樣人呢，就不肯用腦子想上一想，你這一年來，成績倒是很好，只是顯不出什麼來。」又看了看盈，沒什麼動靜，「我以爲你最好先試一試拍馬手段，吹牛，你暫時還用不着……」

「拍馬？」盈的明知故問，只是天真未泯的一時衝動。

「是的，拍馬！可是，你不要把它當作卑鄙的字眼看，拍馬實在就是聯絡感情！」說時並未嚴肅着面孔，而是應着態度。意思是暗示給對方，自己也並不是讚揚拍馬的「你明白？我是告訴你，你該跟老吳近乎近乎，這倒不是要你去遷就他，也不是讓你去獻殷勤，不過我讓你試試牛刀，好作處世的基本訓練，這事，對你實在是一種委用，但在這種年月裡，這種修煉却是特別有着用場的，你記住我這話，準保不叫你吃虧。」

這時盈從樹梢上折下一根細長的樹枝，在手裡擺弄。一方面靜靜的點着頭。王省齋看他有些很懂事的，便更加大了眼量，用話鋒向前引誘着他：「我想，你無妨在時下委屈一些！這也算不了什麼……你知不知道？老吳嫌你不活動，就是因爲你一切不肯屈服……」

盈把枝上的葉片一只只都剝了下來，只剩了一枝光禿禿的，他試着弄彎了它，但又怕它折了的樣子，手指不敢用力。

王省齋知道他現在的內心是怎樣的苦痛，本想不再說下去，可是想到自己的臉上的光輝也需要他來維持，便決定無論如何也要成全他：「我以爲你此後應該改改作風，別太固執下去，我是這樣替你計劃的，現在你無妨把老吳當作你的磨刀石，只要你委屈一下，自認爲是一柄鈍刀，無妨利用他磨磨你的刀刃。」

盈聽着樹枝，已經把枝尾啣住了，正好盤了一個圓圈，當他鬆開了手，讓它彈了回去，伸一下腰肢，同時自己也抬起了頭，「我應該怎樣去作呢？」唯恐省齋注視着自己，怪不好意思，便又低下了頭，去擰手裡的樹枝。

「肯去作就很容易，只要你肯忍受。」很得意的樣子，「我早替你想過，你現在孤苦伶仃的沒依沒靠，也很孤單，你不如拜他爲義父。」他以爲這話有點太弄懂，所以趕緊就收住了話頭，等等對方面的動靜，可是出乎意料的，盈居然沒有什麼表示，但省齋又深怕他不是默許，所以又探問了一句：「你以爲如何？」

「我沒有什麼意見，只是還需要你繼續講下去。」繼續擰着樹枝。

「不過這只是一種提提，不見得就必須那樣去作，我希望你能夠了解我！」他把自己的罪孽閃得乾乾淨淨，然後繼續再擺出來他的主張：「你作他一個義子，也不過是像送禮一樣的投其所好，表面是給他一種光榮，究其實我們不肯真的作他的下生晚輩，自由權還在我們手裡，他呢，也是喜好這種把戲，他以爲他的義子越多，他的光榮越大，另一方面，他收留了一個義子，他就處處肯提拔你，栽培你，偏袒你，像待他的親生子女那樣，可是我們不是需要把他當作親生父母那樣孝敬，他倒不在乎這些，反正這樣去辦只有我們的便宜，沒有他的利益，你明白我的意思？」

盈點了點頭，可是忽然又有一個待決的疑問：「可是，他比我只大着十來歲的样子啊！」

王省齋却哈哈笑得鑼天的響，他並非笑盈的詢問有趣，而是笑盈天真裡的那點幼稚，「你還打算真的作他的兒子嗎？哈哈！」

盈立刻羞紅了臉頰。王省齋覺出不便再叫他難堪下去，忙煞住笑尾，神氣氣的敲着桌面，「我們要知道，我們要不是爲我們自己的前途打算，誰又甘心去作他們的義子呢，所謂作義子還不是想討他的便宜。你大約還不知他的底細，他現在已經有了兩打數目以上的義子呢。這些義子確實也給他掙了不少的門面，就像：照像時大家圍擁着他，作壽時，大家挨個兒給他叩頭，此外，還有什麼呢！任甚麼好處他也得不到。可是他對義子却真是火心熱腸，負責找事，負責成家，甚至於負責一切生活，總之他還都有着作長輩的意思，你如果肯委曲一下，你如果爲前途打算，我以爲你無妨沾一沾這個便宜……最近……最近就有一個機會。」

「怎麼一個機會呢？」盈是完全降服了。

「過兩天就是老吳的生日，我可以負責替你設設看，如果成功的話，那你的前途還有點希望，至少他會對你的印象好轉過來，我會這麼想，他近來對你所以不中的道理，或者就因爲你倆沒有什麼瓜葛，此後你們有了父子的關係，即使你再遲一點，他也會說你不是溫而是溫，人的心理作用就是這樣，自己的什麼都好，不好的也能原諒，別人的什麼都不好，即使好也要吹毛求疵。你大概也有這點感覺吧？」一邊是誘着自己的聰明，一邊又送着爽爽人情。他見盈又點了點頭，於是更得意起來：「在社會上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們時時刻刻都要睜半隻眼閉半隻眼。假使你太認真。相信處處都有你的苦子吃，但要是一切都能屈就呢，時時都會順順利利。最主要的，你不要以爲拜人爲義父是天大的恥辱，其實這正是最流行的登龍術呢，因爲現在的人類都是活在濁流裡的，大家誰也不能講本來的面目。從前認爲恥辱的事，現在都以為是天大的光榮，你能找到一個義子的地位，在別人看來，都還以爲難能可貴呢！你只要仔細想想，敢保你不會以爲我的話有什麼錯誤！」

盈似乎已給這番花說說說完全感動了，因爲省齋睜見他把手裡的樹枝慢慢停止了折彎，最後儘在凝着精神，向着太空，於是省齋更得意的擴大了自己的論調，給作人處世下了一個定義：「在現代作人或處世，就要：放大肚量，容所有的氣，咬定牙關，吃一切的虧。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沒辦法的事！」

另一個儘點清頭，重把樹枝擰着，擰着，好像它給盈擰得熟練了，已失去了全身的一個個強與剛毅。

天色也就由淺灰而深灰而暗黑了，整個宇宙已經糊糊了本來面孔。省齋和盈，依如方才，兩顆幽靈似的重又躍出樹林，遠處的馬在嘶着，像是在吐洩着，申訴着這一天的勞役的苦痛。

(十二)

經過了一夜輾轉思考，盈完全給一種力量所軟化，他認清了自己從此應該作人，應該拜省齋爲師，他現在比喻省齋是他幾代的恩人，沒有省齋，也許永遠沒有見天見日的日子，說不定這一生就一直被打進了枉死城——胡塗塗塗來在人間，胡塗塗離開世界。轉天，便是吳科長的壽誕，盈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跟隨省齋來到吳府，他倆都是兜了一肚皮的高興的，盈多少還虛心着自已不會得到科長的賞識與俯允，而省齋却有十足把握，因爲他早會抓牢過科長的一切弱點。

果然沒費吹灰之力，省齋伺着了一個機會，便把盈的意向向科長提了聲。科長在今天，雖然也陣陣感到盛況不如過往的遺憾，但實際仍是賓客如雲，心底總也不時泛濺着喜悅的波濤，所以當省齋提到盈要拜科長認義父時，科長竟特別興奮，不加思索的就答應下來，當下他沒有開暇去理會盈不夠義子資材，他完全給一種無上光榮感衝着，纏纏着。他是在想：「願意拜認自己作義父的青年依舊如是熱烈，仍然如是衆多，足證尚有大批人馬在擁護着自己。」

盈是何等的高興呢！他有着與科長同樣的欣快！他是在想：「居然科長並不以爲自己無用而厭棄了自己，想見自己的前途還正有着無限的燦爛！」他把全生的希望都繫在了吳科長的身邊，便活躍起全身的每一顆細胞與每一條神經。

並沒有多少時日的過程，盈在吳科長的心目中已生長成爲「有爲青年」，「模範職員」。吳科長除了在局長面前特別渲染一批親信之外，更特地給盈增了薪金的數字，更特殊的

是把盈已正式調陞爲秘書。事實證明盈的處境，雖然對吳科長不滿的怨言早成了濃重的空氣，然而誰敢稍有觸犯或是反對呢！聰明的人們，爲了生活上的安定，任誰也不肯犧牲個人地位個人前途及個人名利而作一次傻子，而讓這鐵壁，何況吳科長又是幾位上峯的內親故舊。

就在這層掩庇之下，盈似乎已隱見了自己的未來的福運，他大清早跨着清步仗，踏遍社會的每個角落，他給感情妥協着，幹盡卑鄙的事，他不再詛咒那些喪失了良心的人們，反而，他讚頌了一般善於運用勢力運用金錢的人們，比自己高明得多，本領得多，腦子冷靜時，他只計劃着如何去學習大人物們的處世技巧，再沒有富裕地方去裝過去那些良心所會感到的體會。

而今，他不只追上了王省齋，更因了自己比王省齋聰明而富於才智，反比王省齋更勝一籌，當然，王省齋的進展沒有盈來得迅速而有捷徑，更當然，盈的機警敏感會造成不少新的紀錄，而且易於討悉別人的歡心。就這樣，盈很快的成了上峯們的寵倖。

像藤纏的攀附着一株老松，盈在社會裡逐步的嶄露着頭角，熱悉了交際手法精進了吹拍技藝，在任何一个場合，他都堅韌的奠定了基石，穩坐了地盤，他的聲勢恰像潮水，到處衝擊着，粉碎了若干沙石的岸沿，他的威風有如泰山，聳着巍巍的肩峽，刺穿了重重的雲層。已經是三十歲的样子，再沒了幼稚，再沒了童真，他微笑着自己過去的癡弱無能，他不再瞧得起青年的火滾滾的血氣，他不再了解初出茅廬的牛犢。以前，他是愛護着自己的光陰的，如今他更特別愛護着自己的光陰，不過，以前他不願把光陰消耗在室外及社會間，唯恐有一分一秒，沒有用在書本上，現在呢，他已後悔當初把大好光陰都關在室裡，都夾在的書頁間，所以現在深怕時光給書本一類的東西佔據，因爲他把時間看成比金銀還貴重些。

以前他說金錢是萬惡的，卑鄙的，因爲金錢足以攪亂人們的安靜，擾害世界的和平，爲了錢，人類喪盡了天良，現在他却以爲金錢是萬能的，是偉大的，有了錢，呼吸也是自在的，有了錢，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屬於自己的。

說一句「現在的盈與過去的盈正好判若兩人，而且兩人之間有着天壤的懸殊，南北極的距離。」並不是太過分的批判。

世界，在孩子的視域裡，的確是畸形的。人們並不以知識充足學問飽滿爲可貴，因爲社會上是以金錢勢力劃分身分與資格的。人人承認如此，個個相信這樣，怪不得我們的盈不再追求什麼知識學問，而在勢力與金錢之間鏖戰。

說來，也怪使孩子們驚詫，有了勢力有了金錢，不但自己得以任意愛護自己，即是週遭的人們也要來愛護你，他們愛護你比愛護他們自己還要盡責，還要關心，所以我們常常見到許多爲了愛護一個有權有勢的人而寬宏大量的犧牲了自己一切。

看，現在的盈，雖說還不夠權勢十足腰纏巨萬，然而他的地位，他的收入，他的前途都已相當可觀，在一般人的眼裡，盈是不難成爲權貴人物的，於是許多切近的人——這些人在以前却都是陌生的，甚至仇視他或被他仇視的人——都非常關心着愛護着他，他們怕盈生病，時刻問寒問暖，問饑問飽，他們怕盈生氣，時刻哄着勸着撫慰着，

關心的親切程度正如慈父慈母之對於他們的子女。

因爲盈已是壯年了，關心者除照例關心着盈的衣食住之外，更不時關心到盈的修身及配偶問題。因而劉老伯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盈，陳祥大媽要給自己的乾女兒羅蓮蓮門親事，他們都是爲了盈有出息，將來大有希望，他們不問自己的女兒是否配得上盈的身分，所以盈曾在斟酌：劉老伯的女兒生得倒很美，性情也很溫柔，倒是滿好的主婦，只是以我這樣身分的一個青年娶一個寡酸的女兒？哼！作夢！陳祥大媽家裡倒還富裕，乾女兒也很懂得出去，只是她來歷不明，我豈能娶一個身世不清白的女子？王省齋介紹給我的阿倩小姐，倒很合宜，只是她的朋友太多，又愛交際，未免使人害怕，莫不是神女改造？張家淑萍，朱家文莉，楊娜娜，吳娟……都是自己的對象，無奈不會有過深切的認識，人家要不要自己，也不能不算是問題。

他自己很坦然，因爲他早參透了世情，咀嚼過世味，像自己這樣地位這樣本領的人，將是不愁沒有合宜的對象來照顧的，所以他一直耐心的等待着，同時也在掂斤較兩的斟酌着。只是却苦壞了也忙煞了一些關懷他的親切的人們。

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盈竟對一位何小姐起着莫名的好感，何小姐本是一個中學畢業生，爲了要擔負一家大小的生活，謀事不成，單憑交際開口，依她自己向別人說，她最反對女人以色相換取食糧與脂肪，更怨罵女人們以靈肉作物色對象的香餌，然而她却袒護了自己的求男朋友幫助並不是不合理的。她把男人們都看成女人們的經濟供應者，她的求人幫助，不過是講借論貸，不能說是敲詐誑騙，只憑了「朋友應該互相幫助」爲藉口，她混過了五六個春秋。

自從認識了盈，何小姐本來把他列爲朋友份子，預備隨時請他援手，誰想盈却滿想娶過這位口齒伶俐落落大方的何小姐作自己的賢內助。何小姐呢，未嘗不想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然而積幾年來之經驗，深知男人沒有一個是尊重女人的，她怕嫁了以後，給丈夫藏之金屋，失去自己的自由，至少，她家大小將會受到「樹倒猢猻散」的影響，爲了這她從不會答應過誰的婚約，同時爲了這，她一直給人看成古怪的女性，更影響了自己的名聲，說她是靈肉的零售者。她未始不想洗掉這種奇恥大辱，然而誰是她的忠實的對象呢？那一個男人不是朝秦暮楚，結婚以後馬上就給女人留離婚的地步，使她憤懣不討分文而離異的呢，因此合宜的對象一時不易找到，洗刷耻辱的問題也沒法解決，現在偏偏盈在苦苦追求着她，她也想到盈沒有什麼經濟的親故，要他擔負自己娘家的生活絕對有着把握，況且他，人也老實，結婚後很可由自己親住全部財政，各方面的條件也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不能算作你的自由，二，經濟完全由我掌管，三，永遠不能由你返悔。以上三條如發覺不適合處，得隨時修改。

盈以爲何小姐是她唯一的理想人物，任甚麼條件他都答應，所以他常常對她說：你是我的皇后，一切要求我都答應你，我願永生作你的奴隸。

他們結合了。因爲一個是弱肉一個是強食，所以從來很和睦。在家裡，我們的盈帶了一個慈和的面具。邁出家門，立刻換上猙獰的面孔。盈也常常暗地分析過自己：「仰着臉在外面作威作福，低了頭在家裡受折磨，熊曲脂膏，可伸可縮，才是典型好漢。」

(完)

雨的話

柏青

說起雨，這是最普通最常見的事物吧！大人不消說，只是兩三歲的小孩兒，他都知道從天上落下來的水珠兒是雨，也就爲着這個原故，才很少有人能貼切的領略出雨的趣味。和人生關係最密切的事物所蘊藏的藝術性，往往會被一般人們忽略的，雨即其一。

雨的美是述說不盡的，它是依地依時而表現出不同的趣味的。既有靜悄悄惟恐洩漏了芳信似的春雨。又有痛快淋漓嘩嘩下着的夏雨，也有稀零零連綿不斷的秋雨，也有陪伴着寒多「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洒下來」的時雨，其餘還有什麼「黃梅雨」「豆花雨」等等好玩的名字，可見這一年四季裡從天上掉下來的雖然同是雨，裡面却有好大的差別。按我個人說，我是喜歡春雨和夏雨的，也正如黑田心說的「在草煙于嫩柳似的春雨的幽靜裡，有溫柔的女兒趣；在幾將那乾巴巴的乾河林的石塊也要打滾的兒科似的傾注的驟雨，有強悍的兒趣。」不過我對於夏雨的喜好，倒不一定因爲他的氣魄強猛，却是貪圖着雨後那一片沁涼的感覺，林語堂說「人的快樂屬於感覺」，我認爲這是一句富有智慧的警句。

至于說到某個境地的雨有某種趣味，那便全在乎個人的機緣了。所以沒有在山裡而住過的人，便不知山雨的趣味，沒有在水鄉住過的人，便不知水鄉的雨的趣味，同樣，院子裡沒有長着芭蕉的人家，也就不知道雨打芭蕉聲音的好聽，永久住在城市裡的公子哥，也就無法欣賞溪田雨足禾先熟的妙處，我是生長在鄉下的孩子，所以對於雨最深的印象，也僅是限于農村山野之間，說來是極平凡的自不待言，倒還喜有些活潑潑的生氣。六七月裡，是雨水最多的時節，也是一般農夫最忙的日子，天氣總是那末陰晴不定，一陣豪彩一陣雨，農夫們三番兩次的被雨淋回而又晴起來的事，也是常有的。這時我們一些小弟兄們快活極了，不是拿着鐵錫子去西村頭的蘆葦裡叉蛤蟆，便到山前去灌水，或者經過幾天的連雨，河水漲上來了，于是我們又隨着伙計們去撈魚，所以雨在我的童年時代，的確是我的恩物，不，那是一些鄉下的孩子們的恩物呢！近幾年來，我也常回家去，不知怎的，却總是勾不起那樣的興致來了。

這些話，看來未免稍有感傷的色彩了，還是就雨論雨吧！
雨常常因爲有好的景色襯托着，他的趣味會更加濃厚，同時左右的景色也往往因爲得到雨的渲染，也越發可人。不拿別的來說吧！就如杜牧「清明時節雨紛紛」那首詩，假使沒有紛紛的小雨兒作陪襯，或者未必能那末動人呢！至少在青天白日之下，一個士子向牧童打聽酒館，不見得是怎麼美妙的境界。所以雨的妙處，完全在他的朦朧和渺茫，正好像美麗的少女的臉上蒙上一層輕紗，更會顯得豐艷。

雨不只在落着的時候有他的美點，即雨後也有不少趣味。這些趣味在鄉野的地方保持得尤其濃厚，假使你不把你的鞋腳沾濕了的話，閒散的到田裡走走，那末你便可以鑑賞到一幅極美的畫圖，這是一幅有色有聲有氣味的畫圖。如果你的家鄉附近有座小山，那便好了，于是第一樣映入你的眼簾的，就是那一片如洗的青山，和些蔥蔥的綠

樹；這種青和綠是異乎尋常的，他是那麼新鮮，那末有光澤，使你看了立時發生一種沁涼清爽的感覺，這種感覺，即使住在城市裡的人們也能領會得到，只要你的院子裡多種些花樹。田野的道路是相當彎曲的，隨時走着隨時可以開到從潮濕的鬆軟的土裡浮上來的氣息，他不芳香，也不腐臭，却有一種純厚的生野之味，此道是真正的「土氣息，泥滋味」！唐朝韓愈有句詩道：「天街小雨潤如酥」。現在城市裡的土道都已變成柏油馬路，只能說是「天街小雨明如鏡」。潤如酥的況味，倒要向鄉間的土道上品嘗了。至于談到雨後的聲的趣味，也是很深奧的。這時田野裡極靜，除非不時一陣微風過處吹得麥穗簌簌作響。不過你若沿着水溝走走，你就會發現很有意思的事了，也許你正在放慢了步子遐想着什麼，或者貪着看某一塊景色，你往往會被這突然的「噠——」的一聲而嚇了一大跳的，這時你一定要向水溝的草叢中察察看，那末你便可以發現第二個小怪物也正在瞪着圓眼珠想嚇唬你呢！自然，你的眼光和他的眼光碰到一塊時，他也「噠——」的一聲跳入水裡去了。這樣，你一直走完這條水溝，你也就很悠閒的聽完這節很散漫很笨重的天然音樂，因爲這時已不怕牠了。等你走得遠了，牠們之中的不論那一個，鑽出水面看看沒什麼動靜了，大着膽子先跳上來，其餘的也次次躍出，乃又給第二個走過的人下好一道埋伏。牠們在這時候總是不喧嘩的，靜悄悄的力守城寨，真好像專和人們開玩笑似的。——你猜我說的是什麼？那是雨後躲在草叢中的青蛙呀！假使你不信的話，你儘可在雨後的鄉下水溝旁走一遭看。

雨有時候像一縷輕煙似的洒下來，有時似箭一樣穿梭而落，有時又似上面有人在潑水般的傾盆直注，若單從牠的形跡來看，那是有清和慍鬱一樣的不可捉摸之感的，所以藝術家們很難抓住牠的神髓，就如以傳神爲主的國畫家筆下的雨，也不大怎麼令人滿意，尤其畫「杏花春雨江南」這類雨，幾乎大部分是和烟霧相混的，假使沒有兩三個打傘或者披蓑衣的來象徵着「我們是在雨中呢！」

最後我們再看，雨在文藝中又怎麼樣呢！那末我可以抄一首陸放翁的雨詩欣賞欣賞「映空初作繭絲微，掠地俄成箭鏃飛，紙帳光暈籠曉夢，銅鑪香灑澗春衣，池魚鱗鱗，隨溝出，果燕翩翩接翅歸，惟有落花吹不去，數枝紅濕自相依。」這首詩的好處，可說完全在一細字，三四兩句，描寫深入物心，頗富雨的味道，我之愛好，亦便在此。又日本黑田心「人生的趣味」裡有「雨的趣味」一節亦甚好。拆散下來，恰好可作兩首詩的小注看，因其境界，實有可以互相照映的地方。爰錄于後，聊博一笑。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陸放翁。

「雨原是水滴，所以不像花或綠葉似的有明顯的形與色，反之，有着花或綠葉所沒有的音。花和綠葉，都由于風會發出多少的聲響，但那不如說是風的趣味，並不是花或綠葉本身的趣味。落花和落葉，都不是有能夠入詩句的音的。反之，雨則降自天空，必定落到地上的什麼而發出相當高的聲音，那聲音便佔着雨的趣味的不少部分。春宵在屋子裡聽着悄然而落的雨音，即便一點也不看外面，也能充分領略春雨的趣味。」

——「雨的趣味」

「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李義山；

「在屋外的時候姑置勿論，在屋裡的時候，任何人都由於打到樓上或樹葉的雨音，知道雨下起來了，而領略其趣味的。聽着雨的適宜的聲響，便不由得沈沈着，而引起一種不可言喻的平靜的感情，最宜于親友喃喃，而談那種時候情調。」——「雨的趣味」

飢餓線上

田未耕

碼頭上的春早到了！
水鳥的嗚鳴，給起重機索拉索拉的聲音追跑了，藍滴滴春之天空被汽船的煙筒裏冒出來的濃煙蒙住了。和絢的春風，因為時時捲着一股子臭味道，所以總覺不出春的可愛。

春姑娘好像願長在花園裏伴着小姐妹們玩樂，不高興同這些污臭的碼頭上的動物們勾搭，所以，還沒覺得季候剛剛從多之冰窟裏爬出來，馬上就好像快要溜到夏之蒸籠裏來了。

災難一步步逼緊了農村，於是一些無辜者在災難中永遠的安息了；從死線上逃出來的便四散了。

本來是思胃加答兒的都市，又強進進了些無家可歸的難民——碼頭上。又添了些新的浮浪人的足跡。

小和尚是×縣的，家裡的哥哥兄弟搗了砲眼，老婆，孩子在火藥味裏閉了氣。索住是×縣的，家裡八十多畝田，都給海水當了淤地，淹的是水碌碌一片汪洋。

老黃是——
辰生是——
太陽從林立的工廠煙筒裏，衝破了雲煙層，剛剛露出了半個臉，於是，碼頭上的人們，就在曬「熱」。
索住，不知在那個小夾道裏睡了一夜，揉着眼睛出來了。

小和尚，昨夜沒看好風水，吃學察老爺賞了兩棒。

正恰巧，遇上了退潮，船是兩三天沒進口子，老黃和辰生，餓的肚子癢貼貼的。

小和尚跑下堤去掏些水洗了臉，兩隻手抱着一隻大餅捲生葱的喇叭，狠命的塞。

「喂！和尚，拿來吐黃爺咬一口！」
老黃覺得舌頭底下，一股子，一股子地冒口氣。

「找他媽的大的去罷！」
「和尚，你別裝洋蒜，有紙票別光顧自己的肚子，也得看着……」
小和尚的嘴巴上，兩旁突出來兩個皮球。

「別他媽的裝蛋玩，頭兒不叫你挨班，就制了你的權啦。」
「人家和尚不怕那一套，別說頭兒，就是吊兒人家還不怕呢！」

老黃，辰生，一齊向小和尚進攻，小和尚翻了翻眼皮，嘴裡還在汎着：

「頭兒有幾個腦袋，別看他會給洋人抗腿，早晚叫他知道小爺的拳頭是鐵打的。」

老黃騎在一隻麻袋上，嘶呀！嘶呀！的撒了一大泡尿，回過頭來，一面結着褲帶，挺着腰，聽見小和尚在窮叨念。

「喂！和尚，你猜犍牛都是怎麼死的？別說遇見頭兒，就是遇見八爺老張聽見，也够你受的，哪！別吹牛皮！」
索住，辰生，裂着大嘴笑啦！
小和尚滿不在乎的說：
「早晚揍個樣兒給你們瞧！」
索住說：「張八他媽的那小子光會給頭兒露屁股。」
辰生說：「要制頭兒，得先弄死張八。」

老黃說：「真他娘的！」
遠遠的，遠遠的，船鼻子吼了兩聲，××丸來了，又有洋麵抗了。
「真倒霉，又得過頭兒的鬼門關。」
「張八！他媽的！」
罵着，罵着，××丸進來了！靠岸了，碼頭上忽的一下子人聲鼎沸起來。
老黃，小和尚，索住，辰生……擠成一堆，一千條視線，眼巴巴的瞅着。

「先讓這些狗日的，咱們靠後幹！」
接船的，報關的，攔坐的，抗皮包的，一窩蜂似的，呼的一聲，搶上去。
「真的，接你奶奶的財神老子了！」
人羣裏一硬崩崩的小顆子，攔拉着人，凶呀凶呀的亂鬧。

「喂！頭兒來了！」索住說。
他們都塞着一肚子氣，跟喝了瀉鹽水一樣，一個勁兒腸子裏打雷，怪熱忽忽的難受，眼珠子裏吹風。

八爺老張來了，挾着一個小板凳，放在地上，一屁股坐了下來。
「媽的！就是他性大！」老黃說。
又一個入背了兩麻袋竹牌子，嘩啦一聲，放在老張的屁股旁，又有四五個方木頭架子！放在老張面前。

「喂！你看張八還有一個乾兒子哩。」辰生說着。
「幹嗎？眼饞啦？真我日的沒出息，不要緊，去拜他個乾老老去，用的着這麼想

壽字牌 刷牙

新式 消毒 衛生 廉價
新料 固工 精製

各百貨店代售
中國衛生刷牙工廠
東安市場正街八號

杏子結實的季節 北雁

初夏在北國，是榴花時節，是杏子結實的季節。

遼瀾的豔陽天，燕子馳着白雲絮語呢喃着，藍色的天際上掠過一層黑黯的陰影。

梓樹上已豐滿的鋪了許多濃而大的綠色葉子，陽光透過了密綠的遮蔭，映在地下分外顯着舒服清爽。

我一個人站在院裡，凝望着藍天，天是靜的，有幾片白雲輕的浮動着。

院裡——小妹提着噴壺，安詳的灑着水，一身綠色的小衣服上，已竟濡濕了許多。我正在出神的望着她時，忽見她小手一放，把噴壺倒在地上，任水自由的滴出來，她却只管蹣跚手蹣跚的去到西窗的杏樹下，蹲在地上，呆了好半天，才緊的握住兩個小拳頭，一直往北屋跑去了，……

大概是跑得太快了，從她的小手裡，我清楚的看見落下一個綠色的球樣的東西，仔細看去！我笑了：原來是個半熟的杏子啊！

我不由的走向杏樹下，一眼望到那枝頭上豔紅的春色，早已不知了去向，杏花的殘瓣更早已飄得無影無踪，我開始覺得悵惘了。

記憶裏，去年杏子結實的時候，鄰家的小毛和小妹兩個孩子時常蹲在杏樹下，望着杏子要它一天天的長大，有時兩個孩子竟偷的吃了落下的杏子。

如今又是杏子結實的季節了，然而鄰家的小毛却不會待到杏子開花，結實的時節，已竟悄悄的死去了。

每年的杏子結實的季節，並沒有一次感觸與留戀，春悄悄的逝去了，我不曾探問過春的歸程，現在我才覺得我太淡薄了。

我感到春的可戀，落花的傷逝，更悲嘆人生的淪亡，我又憶幻着杏子結實的季節。

「辰生給小和尚說的齋不開臉嗎？」

「你等清我的，這時候沒空。」

十多個跳板，從岸上搭到船舷上，一個人把機關一轉，起重機開始在吊了，二十多袋洋麵，一下子輕輕吊了起來，轉動幾下，擱在船面上。

「張八頂可恨！有他的麼！他也狗仗人勢的勁呀勁的！」

老黃，辰生，小和尚，索住，接着抗。

頭兒在巨大的貨棧門口，賽過秦瓊，竟似敬德的架式在站着，手裡拿着一大把紙票，一張一張的遞給每個抗麵的，嘴裡不住的一個勁的臭罵，錢票，就像是他的肉。

「快點啊！燭啦的！要錢不？真他媽的！——」

辰生一抬頭。

「臘嗎？欠該餓死的！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藥眼字敬白

星救正真的病眼是才

！學科最法製！良精最材取

！便簡最用使！偉宏最力藥

愈即用一病眼切一及·醫白·雲藍·眼沙

唯有

北京 天津 南京 各地藥房均有售

新詩選

拂曉

——像讀

因陳

我抬頭望星，
星閃爍着光芒，
我低頭看海，
海沉默而無言。

×
有新柳拂風；
有遠山鎖雲。

×
魚在水中游。

×
昨夜的燈盞已熄，
今晨的太陽待升，
遠天已透出一線熹微……

簷流

劉向秦

簷流你低訴些什麼？
你也有悲哀嗎？
你的家不是那雲邊，
你的家也不是這瓦簷，
那波濤的海，才是你的家，
歸去吧，年輕的孩子！
不要記取那雲邊自由，
不要留戀這瓦簷壯麗，
不要給溝渠所沾染，
歸去吧，年輕的孩子！

作者：因陳：劉向秦·白蘭·

施蜀·黃昏·東方寅·

這不過是剝那的聚散，
那海裡才有你的歡愉無限。

未醒的歌

白蘭

日子裡佈滿紫色的花，
不可追尋如騎起日千程的馬。
在路前儘是光明；儘是希望，
讓我到未來的世界裡去作一隻預言的喇叭。

×
紙上做著怎樣的夢，
怎樣的描繪你的天下，
別在那狹小的圈子裡嘆息的獨步吧，
該記得生活的鞭子又抽擊到誰家。

刻骨的相思

施蜀

我知道我會害起刻骨的相思，
這相思不像一個情人想着一個情人；
却像是一孩子的夢；

一個異鄉客的夢；
一個飛不到天邊的燕子的夢；
一個望不見海底的沙鷗的夢。

於是我撫摸遍了長青樹的綠色的葉子，
撫摸千百遍海的溫柔的胸膛，
撫摸天上每一顆晶瑩的星稜角，
撫摸着我淚濕了的面頰像，
撫摸著春雨打濕了的階石；
然而我却不敢撫摸我的心了，
我知道我在害着刻骨的相思。

(三月三十一日晚發稿時)

雨

前雨

盛夏的黃昏，
感染着心緒鬱悶症，
靜默在海濱，
一絲絲微風，
搖一搖密叢叢，
望不盡的綠色的葉子，
蟬拖着沉重的聲音，
在鳴，
鳴出無邊際的寧靜。
嫌蟬聲煩燥嗎？
雨在什麼時候滴落？
像怕滴破了育孕着的詩意，
滴落而無聲。

雨中

那荷葉上的
滾動着一顆顆的珍珠，
一顆顆凝聚在一起，
映出蓮之戀意，
但荷葉擺一擺身，
珍珠滾落了，
滾落了一顆珍珠，
滾落了一陣悽迷，
水上漾着幾重波圈，
幾重波圈是幾重記憶，
剎那間，
誰曾爲它留下詩句？
但剎那後已無痕迹。

雨中

「你看雨爲宇宙塗上多少美迹！」
「可是天怎麼這樣陰霾？」
「你何必要望天，我是讓你望地。」
「不；天上的陰霾有些像你臉上的憂鬱。」
「我臉上憂鬱？在那裡……？」
「聽，你的聲音不是很沉悶？」
「我想，在雨裡散步不是更詩意！」
「可是雨使我的心在悽迷。」

黃昏

「不；你說有無限的詩在你心裡。」
「是的，我心裡詩都是你臉上的章句。」
「那是你想到的過於接近實際。」
「怎麼呢？」
「你的眼睛應該和實際有一點距離。」

雨後

請停一停你的腳，
雨已竟住了。你看虹像橋，
白色海鷗掠水而飛，
她是從什麼地方飛來？
雨中她不停腳？
她是飛向那裡去？
她也飛過那虹之橋？
天就要黑了，
海鷗可會有個家？
她的家一定像她一樣的潔白而靜悄，
假如我能去她的家，
我一定爲她寫下千百章詩，
消除我幾許煩惱。

沒有眼睛的人有福了

東方寅

寄給一個孩子

沒有眼睛的人有福了！
這世界原本是美妙的，
你會用你的耳朵聽到。
（聽到的比看見的更美妙！）
你不要問我，
我也不要告訴你，
我不能告訴你，
我也不必告訴你，
在睜着眼睛的人的眼裡，
還有些什麼，因爲他們，
不善用他們的眼睛。
這些，你都不必知道。
（聽到的比看見的更美妙！）
你要善用你的耳朵，去聽，
這世界本來的奇妙，
所以，沒有眼睛的人有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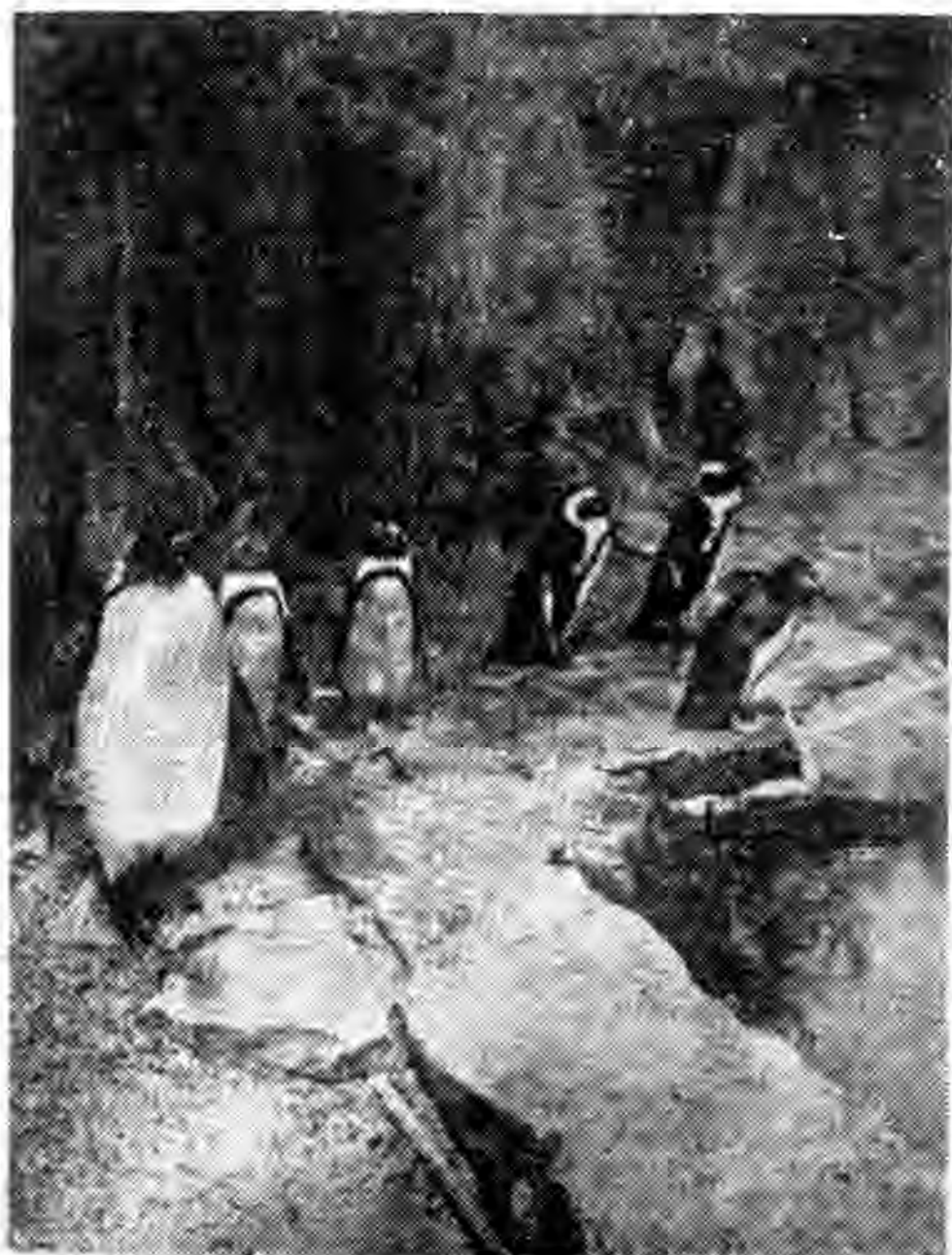
德國的新式動物園

禽獸可以奔玩於園中
不受囚在籠裏的淒涼

· 望 川 ·

天生活在大自然裡，度着自然的生活，獸類原本比人類有着更自然更悠暢的歲月，一旦被鎖在囚籠式的動物園裡，牠們生活的不自如，失常態，可以想見，所以，德國當局，時時在為動物園裡的禽獸着想，在可能範圍內，使牠們不失去在自然環境中生活的舒適，不僅注意牠們日常生活的幸福，同時還給予牠們精神上的愉快，使動物園裡的獸類，可以與在大自然裡有着同樣的「娛樂，自由」。

到現在，德國全國，有着二十個新式動物園，在管理上雖各有不同，但，同是為動物們的幸福着想，却是一致的，這些動物園裡，分出各個處所，因動物的類別不同，生活習慣不同以至於產地不同，而分別造成極



企鵝是鳥的世界裡，最清高，最不同苦樂的驕子。

德國漢堡地方斯特林根動物園中的海豹園



自然的環境，來安插牠們，絕對不像一般古舊的式樣的管理方法，把禽獸個別鎖在籠裡，天天喂飽便算完了，這是德國時引以自榮的地方。

柏林動物園是現在德國最大的動物園，園裡各種各類的禽獸，可謂羅盡世界各地的特產動物，參觀的人，置身其中，猶如剛脫身人寰，又墜野獸世界中一般，也饒風趣，其次，蘇生地方的動物園，是目前德國動物園裡，管理方法最好，最新穎的了，園內各種野獸禽鳥，因地理上不同，分別養育，各國動物學家及旅行的人們，每年到這裡來參觀的人的確不少，推翻囚籠式的管理方法，而力求獸類自然生活的向上，也是德國動物學界，博覽界足以驕傲的口號。

至於，使獸類在動物園中，一樣享有自然環境的生活，這種管理方法，却是德國海根別克博士發明的，他第一次把禽獸從囚籠中解放出來，而帶領牠們走向樂園的自然動物園裡，是在一九〇七年，漢堡地方的斯特林根。隨日月進展，德國的動物園也突飛猛進的愈向新的



德國蘇生地方動物園非洲園中的杜鹿，野鷄等。

發展奔進，到現在，德國這種有着自然環境的新式動物園，可說盡美盡善，禽獸，從此可以不再被囚困在鐵籠裡，而任意奔玩於自然中，同時，牠們沒有孤獨，與在牠們的家鄉——山野一樣，牠們可以有愛，有妻子，有小孩，有家庭，牠們有幸福，雖然，這種自然環境，終究不過是聰明人類造成的變像囚籠，可是，也終究因為牠們獸類還是獸類，至少可因一時的安逸，而想不到再回到牠們的真正樂園裡去。



柏林動物園中的象

北京宋綏小姐

(同生照像館攝贈)



社會需要着現代婦女

北雁

現代婦女應具備相當條件

世界潮流猛進的過程中，各國早已隨着潮流之急進，到達了最高峯。婦女這一階層當然也不能例外，婦女被捲進了社會生活的漩渦，變成了國家、社會、生活範圍裡的一個主要軸心，婦女之地位，儘可以說和男人完全同樣的有力量。

在一個時期裡，中國婦女整日麻醉在舊禮教，舊道德中，家庭的大門，用道德的訓條封上，只許男人出入，不許女人向外活動，家庭的錢庫完全是男人把持着，女人不得去過問……在那時代男人是家庭中主要生產者，經濟權的執掌者，而女人却是家庭的寄生者，經濟上的依賴者，簡直就是家庭中的奴隸，由於這些毒蛇荊棘般的禮教，已竟將女人束縛成一個無思想，無知識的麻木的人，從小便關在這隔絕自然社會的深閨中，而養成了她的寄生蟲的依賴性。

如此，當少數有血性的婦女，忍受不住這種耻辱的生活，覺悟自己經濟地位不能獨立的缺陷，而想開始打破這種環境，然而竟不能喚醒一般婦女的迷夢，及至進化的高潮奔騰澎湃的由各國漸趨的衝進到我們這迷夢的中國來了，把中國也捲入了潮流的漩渦，這時我們中國也開始從迷夢中被搖動醒了，趕快揉揉朦朧惺忪的睡眼，振作起精神去追向人家的後塵，因此，這幾十年來，中國的婦女也被驚動了，跟着人家喊起解放，自由的高調來，什麼男女平等啊，自由戀愛啊，社會公開



白虹

(北京黃秀珍贈刊)

啊，要打出閨門來，走向社會去，做個時代的新女性……是的，她們確是新女性了，舊女性是不能走出家庭的大門，永遠被束縛在舊禮教下。而她們能夠在社會上各種場合都獲得了位置，在學校裡，在交際場所，在娛樂場所都能夠自由自在的活動，因此她們也就滿足了，不是嗎？女性和男性一樣受教育，交朋友，享樂，而且也跟着男人在街上走，穿上時髦的衣服，理了新式的頭髮……這些還不夠向舊婦女誇耀的嗎？

但是這是多麼可憐的誇耀啊！時代的巨輪不停的向前移動着，今日我們是二十世紀的婦女，我們應該像男人一樣的運用我們的頭腦為一種有益於人類的工作服務，永遠腳踏實地的去做，不能只憑了口頭上的空喊，和只爭取享受方面的權利，我們也有責任，我們要憑着自己的擅長，志趣來為人群謀福利，當然不能只一心走向社會而忽略了家庭，但也不能只困守在家

庭裡，而放棄了社會上的責任。有人說婦女多是感情用事，而缺乏理智的，所以不適於在社會上活動，其實，我以為婦女的感情和偉大的母性的愛，推行在社會，政治的活動上，正可糾正男人亂用推理和暴烈的政策的弊害的，所以社會上的確是需要着我們婦女的。現代婦女是應該具備幾個條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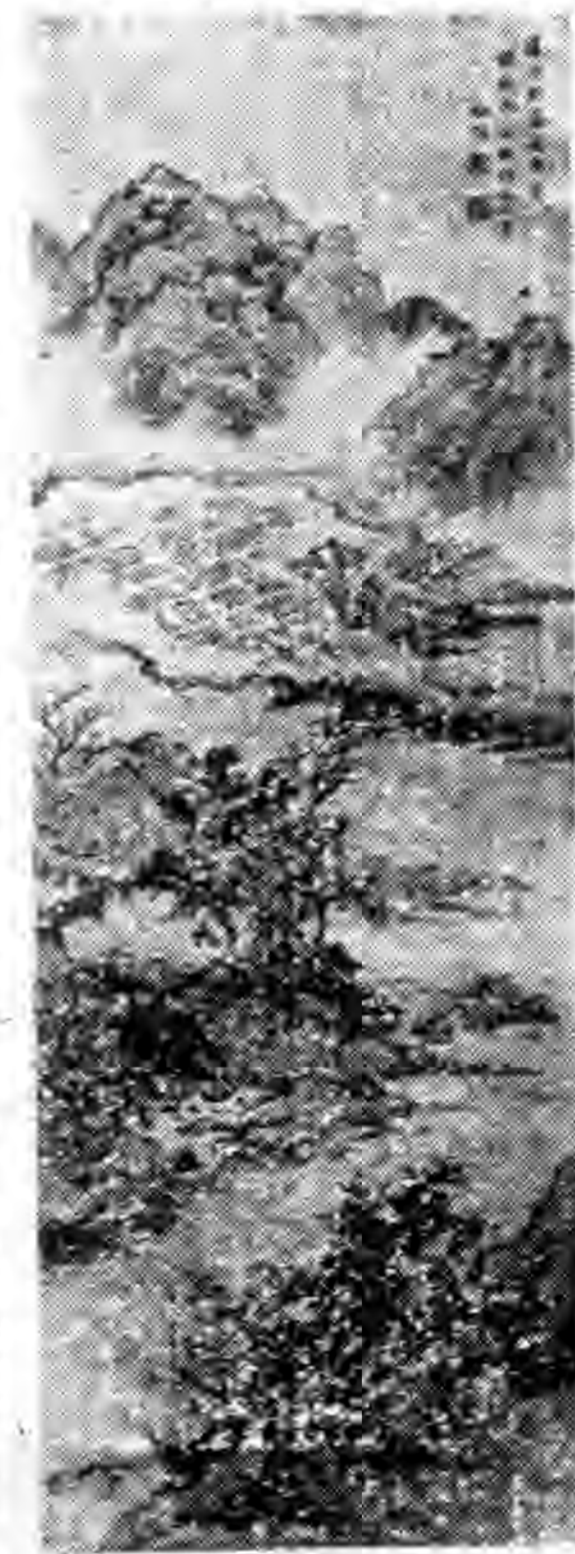
健美的體格——在從前，我國的婦

女，都以多愁多病，嬌小瘦弱，襯足東胸為美，因此而有「弱不禁風」一類的詞句來形容着婦女們的體格，這就是養成寄生蟲的主因，使其永遠處在被玩弄的地位，這是耻辱，這是過去的婦女的耻辱，也正是我們的耻辱，洗刷這耻辱的責任在於我們，那麼我們就應該醒覺，我們首先鍛煉我們的身體，不是嗎？一個「人」應該具備的條件，

若是有沒有健全的體格，根本就什麼事也談不到，一切偉大的希望完全喪失了，這樣一個人生存在人間作什麼？因此，我們應該有健全的體格。

充實的學識——凡是想做一番偉大的事業者，必然是以學識為基礎。今日我們婦女，既然有邁進社會活動的企圖，自然對於學識這一層是萬萬少不得的。我國的婦女在眼前固然得到教育的已竟不少，但是，中學，大學畢業以後，恐怕求得了真實的學問的人寥寥無幾吧？再說就是在社會上負起了應負的責任的又有幾人？固然，婦女職業這一層也並不能完全歸罪我們，但就現今社會說，假如我們有了真實的學問，不怕不能自食自給吧！所以，在這

裡我們可以說，簡直有許多女人她們求學根本沒有目標，有的就是借了求學的美名以粉飾自由，她們不是為去求知識，所以她們一無所得，這樣下去，我們婦女就能夠自由平等了嗎？一切做人的工具，都是仰仗着學識，我們既然是人，有一條命有一付腦子，我們就應該裝進去我們必要的學識，我們不能白白的辜負了我們的寶貴生命，愛倫凱女士曾經說過：「學識是你生活的寶貴者！」我們有了充實的學識，然後才能步向我們的前程，把握住真正婦女應有的權利。



怕的現象啊！我們不要做懦弱的人啊！我們自己的光明磊落的大道，是應該開闢在我們自己的手裡，要有大無畏的精神，任他是多麼荊棘崎嶇的路程，也要奮勇直前，以堅強，勇敢之氣，衝破一切阻隔的障礙，用我們的理智斬斷一切的索絆，把持住了現代婦女應有的意志，那末對於目前的中國才能有偉大的貢獻與新的建設，親愛的姊妹們！我們要作一個有意志的婦女啊！

遠大的目標和認真的能力——一般的女子只在細微的事情上能夠獲得滿足就算完了，缺少遠大的目標，缺少冒險去進行達到遠大目標的勇氣，然而我們怎樣才能達到我們的目標呢？那就全靠我們的認真的能力，把眼光放得遠大了，信賴自己的，認真的向前走，要使婦女在人類間有大貢獻，必須養成這種能力。我們常常被人漠視的原因，說女人無辦事能力的原由，就因為有着很多的姊妹們在社會上，在家庭中，已竟有了任務，而她們對於自己應負的任務不能認真的去作，只是不負責任的任意的混混。因此，我們要校正這種不良的現象，我們要認真於我們的任

堅強的意志——在時代的演變中，社會是複雜的，人生是崎嶇的，到處是荊棘毒蛇的路程，不是荊棘刺骨，便是毒蛇的咬噬，倘若意志薄弱的婦女是很容易陷入歧途的，這樣更有許多婦女榜樣中途，灰心，嘆息，呻吟，或步入歧途而圖一時之歡樂，或沉淪於深淵，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確是真的啊！這不都是因為意志欠堅強嗎？這是多麼可



怕的現象啊！我們不要做懦弱的人啊！我們自己的光明磊落的大道，是應該開闢在我們自己的手裡，要有大無畏的精神，任他是多麼荊棘崎嶇的路程，也要奮勇直前，以堅強，勇敢之氣，衝破一切阻隔的障礙，用我們的理智斬斷一切的索絆，把持住了現代婦女應有的意志，那末對於目前的中國才能有偉大的貢獻與新的建設，親愛的姊妹們！我們要作一個有意志的婦女啊！

務，實現出我們真實的辦事的能力，做一個時代的有用的婦女。我們具有了這樣的在人格上，體質上，思想上，教育上的健全的條件，站在時代的婦女的立場上看來，不怕我們沒有穩固的位置，也足以負起推進社會的偉大的責任，做個現代的中國婦女了。



（刊贈生怡京北） 姐小覺小梁

本刊增價啟事

近因紙價飛騰，本刊自六月號起每期定價三角，長期訂戶六月一日以前照舊價，以後全年三元，半年一元六角，郵費在內。不得已之苦衷，尚祈原諒是幸！



從前趙子昂題學士

忽然對吳姬越女起蕭莫名的好感，本想挑她一兩個獲爲己有，但他又胆怯着太太會干涉自己，於是寫

了一首短詩去刺探夫人的意思，不料那位夫人却絕頂聰明，不像一般的太太那樣馬上大興問罪之師，她却用極溫柔的情感去感動他，用極動人的詞意去敷衍他，使得這博才多學的趙學士，感愧交加，大笑一陣之後，便決心不再奢望着過多的謝禮了。

趙夫人管仲姬的那首詞是假借我們重新給以評價的，縱使它已是爛熟在大家身邊的東西：

「鬢便已白，奈殺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捏一個圓，捏一個我，將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捏一個圓，再捏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與爾生同一個家，死同一個塚。」

我們讀過這首詩，相信大家必將感到「愛」的結合是要使精神肉體融合而爲一體，永遠不得分離才是道理。這裡含着感愛的真諦。現時代的青年男女，個個抓着這種信念去戀愛，我敢斷言一定可以得到永生幸福。

柏拉圖在他的戀愛論裡曾這樣說：男性與女性原爲一體，到這個世界上來以後，才分爲兩個的。爲求與從前在一塊兒的異性相結合，於是乎男女之間就有了所謂的「戀愛」。

人類，單獨一個人，無論其爲男性或女性，總是不完全的。一男一女，就和蚌之兩壳一樣，決不是單獨的，而是成對的；而且大致看去，似乎都可以合得攏來，其實真正適合的，世界上只有一雙，沒有第三者可以完全相同的了。

人類天生有男女兩種形式，要這兩種形式，每種一個合將攏來，然後才能造成一個完美的人類，才能知道人生的意義，才能得到人生的快樂。造物既將每個人都造成了一種不同的形式，同時又使兩個不完全的個體合攏來，恰恰可以達到完全之境

戀愛

擾害個人生活 破壞整個家庭

而戀愛最初却是結婚的一種準備

戀愛本身是一種平凡的發生

戀愛生活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域，所以爲要滿足完全的欲求，男女之相悅，簡直是一種人類的天性，同時也是天賦的特權。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便可知道，戀愛決沒有什麼奇怪，而只是成年男女間必然發生的一種普通而平凡的現象而已。男女不在一塊則已，若在一塊，總不免要相愛相悅的。無論你怎樣不愛異性，若在一塊混得久了，也自然會喜愛起來。

「朋友」，這個名詞，彷彿是只限於男性間才有的。一種交情的表現，對女人似乎決沒有友誼的存在。我們可以大膽的說，男女之間，不是愛侶，就是敵人。你若不討厭那個女人，無疑的你就有幾分愛她。女人對於男人也是這樣。我這樣說，我們的小姐們也許有許多人都馬上要提出抗議。但他們的抗議，不是反對我談到的男女之間沒有朋友，而是主張友誼不是男性間專有私產。關於這一點，我始終堅持着我的成見。誠然，我也承認在女學校中有的崇高而又強烈的友誼，但她們之間的友誼無論怎樣牢結，堅固，都經不起結婚的襲擊，不，她們並不用結婚，只要一方有異性的結識，她們女性間的情，都成了過去的光榮。以前極端反對男子間友誼的冷淡，此時也就贊美着「君子之交淡似水」的一句名言了。



（贈攝君藝世劉京北） 天參

無異於到了一個新的世界，一切都頓呈活潑，而富有意義，這種境界自然等於新生一樣。不過生的憂患，這時也得重來一次。

記得十年前，我還沒有離開中學，我請大家爲我題紀念冊，其中一頁穆時英先生寫給我這樣兩句話：「人生一戀愛，憂患便多了，人生不戀愛，憂患也不少！」當時，我看它不過是一句玩笑，後來細想起來，這兩行字裡確有着很深奧的意義潛伏。

異性間的戀愛是有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方才我已說過，即使是牢不可破的女性間的友好，一遇到它也就冰融瓦解，無法再維持下去，它真像火一般的熱，死一樣的兇。一個人可以戰勝惡魔，但頗難克服了「愛」。愛之發生，是不能用人力來制止的，愛的消滅，也不是用人力來挽救的。你用不着試用友誼那些身外之物來抓住愛情，或用道德、義務、責任那類的空話來捆綁它。戀愛是人類的一部分，而且是一較重要的一部分。忘記了是那一個人哲學家說過：「一個人是死兩回，要生兩回的！」也就是說，戀愛也佔了一個生命最要的地位。愛的能力如果消滅，自然等於整個身軀的死與生。人們初次嚐到戀愛的甘味，也就

我們到了春情發動而孜孜求愛的時期，其苦悶是不堪言狀的，一朝有了對象，更要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心神不寧，坐臥不安，時時給對方的動靜牽掣着，費盡多少心血，苦若若下相思，老是擔心着對方會拋棄了自己，或是對方被另一個人搶奪了去，一路平安，達到最後終點，還算沒有枉費心機，如果半路上發生了什麼變故，那簡直要使人腸斷心碎，淪於悲慘之境。你要能勝這許多憂患，逃開這許多憂患，才能坦然得到愛情的凱旋。但倘若孤零零地找不到對象，自然更寂寞得難過，花錢看悲劇買苦子吃也是人，明知情海波濤洶湧，誰也不甘心潔身自愛，一定要找麻煩，尋苦惱，追求異性來擾亂自己恬靜的生活，這其間沒有什麼理智可言，只好歸諸人性的自瀆，也只怪得造物者不該把人類調成兩種形式，種下許多孽緣。(一)

王頌小姐

(北京明明攝影社贈)



無論戀愛是否給人以致患，然而人們却少不得它，則是一個事實。它在我們一生裏，的確佔了重要的地位，而不容忽視。我們與其反對戀愛，非難戀愛，或盲目的讚美戀愛，不如來確定它一下。

戀愛是一種病，這是無可諱言的。通俗稱它為相思病，未始太確切了，我以為不如說它是一種寒熱病，因為它冷起來冷得凍水，熱起來熱得像火。起病的初期，只感着一點懶懶，有些兒不思飲食，做事不能專心，以後，漸至熱度增高，使誤思坐想，一刻兒也不得安寧，有時達到相當熱度後，熱度便要減退下來，直到冷得像僵死人一般。不過這種病決不是什麼不治之症，無論病得怎樣，總可以痊癒的。就因為它終有痊癒的一天，因之人生的憂患也就無窮期了。無論怎樣如膠似漆的熱烈情愫總不能永遠熱下去，過了一定的時期，自然而然的要冷淡下來，冷淡以後便失去那種本來的磁力，在同一個對象上再不能燃起第二次的情火。但這並不是說他或她的生命之火完全消滅了，如果換上一個對象，仍舊可以燃燒起來的。而且永遠不知滿足的人，決不以燃燒過一次就不再點第二次火，他或她點完了這枝燭，又想去點另一枝燭，第一場的病好了，又惹起第二場病來，這便是人生，憂患紛紛的人生，也就是所謂的戀愛進行曲。

戀愛可分為「為戀愛而戀愛」與「為結婚而戀愛」兩種，為結婚而戀愛也就是為人生為戀愛，為戀愛而戀

愛也就是為遊戲而戀愛。時下的青年以戀愛為遊戲的，實在佔着大多數，他們常把女性作為玩物似的隨便拿來開心，等到厭棄了，就丟棄她。許多無知的女性因誤解自由戀愛而上了愛情的當，多得連報紙都無法記載。法國有一句話說得好，一切的特權是有義務的，戀愛也得有責任，不負責任的戀愛，實在是太不道德了。其實愛情的正當目的，應該是結婚，為結婚而愛情的，才是有意義的戀愛。純潔無邪的青年男女都以為戀愛就是戀愛，絲毫沒有別的目的，他或她們開始戀愛時，決沒有想到這就是結婚的初步，即是想到將來難免不到那地步，也沒有想到結婚是終身大事，應該慎重考慮而進行的一見傾心，什麼也不暇想地就互相戀愛起來。你想這樣重大的事，而這樣草率地去做，能有不失敗而後悔的嗎？女子買一件平常衣料，都要費上好幾個鐘頭的工夫去選擇，左看看，右比比，又要好看又要耐久，東西要好價錢要小，一點都不放鬆，而獨於選擇她終身依靠的日夜相守的丈夫的時候，往往不暇思索，只在最初相見的一刹那，決定下來，你想這樣能有好的結果嗎？所以我認為現代許多婚姻的破裂，女子自身要負更大的責任，選擇一個丈夫當然要比選擇一件衣料嚴重得多，困難得多，而他們却專在無關重要的事件上費工夫去討論、研究、推敲，等到真正值得斟酌思量的時候，反倒馬虎起來。正因爲他們不肯認真其事，結果害了男子許多機會，而加強了他們對女人認爲極容易誘騙的信念。過去曾有人問到唐瑛氏「爲甚麼你要那樣毫無約束的去誘惑女性？」他的回答頗爽快：「因爲許多女人都是極容易受人誘惑的，我討厭女子，所以才這樣幹的。」(唐瑛是法國君主時代的人物，曾以玩弄女性聞名世界。)

這當然也不限於女性才這樣，男子選擇他的愛人時，也一樣糊塗，他只看那個容易到手，那個容易到手，就抓住那個，既不選他的性情，更不選他的才幹。愛情常常是盲目的，如果大家把眼睛睜開來，那一定沒有幾對情願意結婚的。你想一個人把別人的缺點完全看透了出來，他或她還願意和對方發生戀愛而進行終身的伴侶嗎？所以王爾德說得很俏皮：「戀愛是基於男女雙方的誤解」。男女之間也就是因爲彼此有了種種誤解，雙方都沒會知道得十分透澈，只見其美點，並找不

到劣點。當然戀愛時，男女雙方都不願把自己的劣點給人偵探了去，即使對別人不能裝得滿好，但對其愛人是無微不至地隱惡揚善的，於是雙方熱戀起來，一直混到兩人結婚。等到結了婚呢，所有的缺點，因爲天長日久的厮守而漸漸露出本來形色來，於是免不掉愛情就要淡薄下去。再加上彼此身上都無奇蹟可得，惹人想望而留戀的種，完全失去，惹人煩惱而厭棄的種種逐漸增多，這種夫婦生活，即使我們想使它不發生倦怠，又怎么可能，何況使兩人之愛情冷卻的原因，和夏夜的繁星一般的多呢！在結婚以前，彼此都存有一點客氣，互相遷就，不把脾氣完全發露出來，等到結了婚便恣意放縱，毫無顧忌了。常常因爲極小的事，而惹起極大的口角，口角愈多而愈惡。

在這個光景，如果沒有兒女或職業上的慰藉，他或她的心，是很容易被另外的異性奪去的。因爲戀愛正是調劑這種乾燥的結婚生活的一種興奮劑呢。

你如果要避免第二次的戀愛來擾亂你家庭的和平，除了時時留意牢籠你情的心而外，在婚前婚後，下面的這兩句話是有實行必要的：「結婚以前，要睜開你的眼睛，結婚以後，要半閉你的眼睛。」然而一般人却是逆道而行，於是天下男女之間的桃色糾紛便應運而生，同時男女之間的安寧，也被一些浮躁的青年男女戳破而粉碎了。



仲裝：者作文本

阮劉：圖插文本

記巷巷

劉文嫻繪
馮一說明



二三：請您用這拐杖替我把他打出去

藥罐裡散發出悽涼的呼聲，爐火搖擺着慘痛的舌苗，五娘坐守一旁，靜在想：「千愁萬苦積成了癆疾，藥雖然有效，救得目前的病，却救不得無盡無休的憂與愁。」跟了一聲噴嚏，「除了伯嚮回來。」

藥罐裡的藥水在發着低微的嘶喊，同時一股苦辛的藥味刺進鼻孔，五娘忙攪好了藥汁，端給蔡公：「公公！吃了就會好的！」

「咳！孩子，爹是不能好的哩！我不吃它吧！」

五娘把湯藥啜了一口，並不太燙，便端近了蔡公的唇邊，蔡公凝着疲倦的淚眼望着五娘的削瘦而焦急的面孔，心下無盡感動，淚水便加多了量數。低頭去喝，怎奈呼吸已像不允許藥力的頂撞。才要攪進喉頭的藥汁，竟給逆氣送了回來，吐在盅裏，蔡公咳嗽着，嘶着聲調：「好孩子，爹……爹沒了氣力，連藥也咽不下呢！」

五娘儘自發泣着，想要安慰公公的話竟沒法送出口來。

「孩子，我累了你，我對不起你，你吃糖……」

「您不要傷心啦！」五娘忙放下盅子用自己的袖頭爲他揩着眼淚，可是自己的淚却也浸濕了眼臉。

「孩子！你也不要哭啦！」自己揩了揩眼：「孩子，我死了也不妨，只怕伯嚮不在家，又苦煞了你了！梅不該當初我攔着他出門。」

「爹！我不要緊，我是想，您三年來沒得過一天飽暖的日子，您現在有兒不能侍奉，如果……將來又有誰來祭奠您……」

「孩子，不要提這些吧！是我累了你……我死後不要葬埋，爹爹甘受折罰，曝露屍骸，再則也好留給別人看看，伯嚮不孝，不葬親父……」

儘讓淚水空自流着，忽然，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響徹這死靜，五娘熟悉這是張太公的步履聲，便忙揩乾眼睛迎了出去，把太公攙了進來。

「老哥貴體如何？」太公揆近了病人的臉孔低聲的問。

「咳！我不行了……您來得正好，我正想找您，請您作個證人寫一份遺囑，留給我的媳婦，要她在我死後，不要同執守孝，早些擇人另嫁，免得她受此清苦……」老淚沿着眼角滴落枕上。

「呀！爹爹！」五娘慌不迭拉住蔡公的枯手跪了下去，「我生是蔡家人，死是蔡家鬼，您不要這麼寫呀，爹……」五娘忘了公公的病，儘用力狂搖着他的臂膀。太公在一旁也發得一聲不響。

「孩子！你不要不叫我寫，我死後就更不安啦！」

「五娘！你不要再運動他了。嫁不嫁由你，你且把筆墨拿過來。」

蔡公抓起千鈞般的筆來，一筆寫着，一筆叨吟着些什麼！最後停了筆，又把拐杖抓過來遞給了張太公：「我再拜託您，請您作證，寫下這拐杖，等那不幸的伯嚮回來，請您用這根拐杖替我把他打出去……」

記毘毘

劉文嫻繪
馮一說明



二四：不只為自己的苦痛而感傷，更為別人的遭遇而感傷。

五娘怔對着僵在床上的蔡公的屍體，沒有一點主意，孝服沒穿，棺槨沒錢買，尋遍四個角落，連一件值錢的東西都找不到。

「婆婆死去，幸虧張太公調濟，如今公公又死去，怎好再打擾人家！」偶然一掠垂在耳邊的鬢髮，陡地想起這屋裡僅存的財產只有這頭青髮，為了葬埋公公的遺骸，為了避免別人竊笑伯喈不孝，只有犧牲自己的頭髮，這是僅有的一個最後的辦法。五娘咬緊牙關橫住了心，抓起剪刀，沒有猶疑，沒有躊躇，將住頭髮一剪下去，一縷青絲便由腦後移到面前。

五娘把頭上的短髮用布包紮起來，而後托起那縷青絲，邁出大門，唯恐給街隣瞧到，不敢不加緊了步子走，走，走，直到很遠很遠的一條街，該着再不易遇到熟人，才挑選了一個僻靜的所在，彎膝跪下，向着天先禱告一番，才托住了髮，向着稀寥的過路行人叫乞，然而說些什麼方可以叫住行人來跟自己搭問呢？跪着，向行人們用眼睛乞求着，然而行人却似遇到一堆垃圾，一個個由她面前急急掠過，回過頭來的人們，却留給她一副白眼。

她立刻覺悟過來，不會向人訴出自己的苦境，誰又會了解你呢！她開始細微着聲調，向行人們叫乞着。

一連叫了半日，嗓子也沙啞了，然而給叫乞聲吸引住的人們，只好足片刻，便噙嘆了兩聲，拍拍擔着的衣袋，掏出一具瘦弱的肢體走過去了。

五娘至此，已完全領悟了，過去的一群群人們，並不是不肯救濟自己，而都是因了災荒，跟自己一樣，也都是餓瘦了肚皮的可憐人們。

五娘不只為着個人的苦痛而感傷，更為着大家的同樣遭遇而感傷，兩重打擊的蹂躪，再加腹中已會兩三天沒有裝糧的苦痛壓得她頭也抬不起來。

凌巧，張太公偶然經過這裏，發見地上跪着的人不是太陌生的，當他辨出是趙五娘，忙匆匆的扶她坐起，詫異的問了聲：「怎的跪在這裏？」五娘只撲簌着淚珠，說不出一句話來，等太公瞧到她手裏緊攥着的遺孤的青絲，更瞧見她頭上僅有一點穿孝的標記——一根白色鬢髮頭繩，他才徹悟到了一切：「五娘！蔡老伯死了嗎？」一聲嘶着，充滿了悲憤與驚訝。……「五娘只點了點頭。」「你說，你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五娘緩過呼吸，說明了一切。張太公聽了很急切：「爲甚蔡老伯死了，怎不去通知我呢？」「幾番擾害太公，實在過意不去，怎好再給您添事？」

「咳！這是那話！你丈夫託囑了我，要我照顧你家，我豈能袖手？」五娘怔在感激與羞愧的交錯下。

「起來吧！我跟你去料理喪事。」架他起來，一手把頭髮接過來，一只當你把頭髮賣給我吧，我拿去和老伯的拐杖放在一起，這也是值得留存的紀念品，將來也好給伯喈看看，看他嫌不嫌！」

一七

若素空紙盒來換贈品

若素製藥公司，為酬謝顧主起見，特舉行若素空盒換贈品辦法，手續簡單，換法便利，個個空盒都能換到，茲將辦法列後。

辦法

將中瓶若素紙盒或大瓶若素紙盒一個，由角剪開，將下面表格填好，剪下貼在若素紙盒裏面（自己照樣畫在紙盒裏亦可，但鉛筆寫的無效）寄交北京東單新開路，若素製藥公司廣告部事務係，即可得到贈品一份（贈品由郵寄上）

贈日期

四月十日起至六月十日止共兩個月
過期無效（外埠以郵戳為憑）
一份共三種列後

(1) 孫特哥繪
連環漫畫
幸福罐一本

卅二開本，共二十餘頁，用三色版印刷，內容特別有趣。敢保越看越愛看越看越喜歡。

(2) 華北唯一
綜合雜誌
全家福一本

全家福為近代最優良最精采的雜誌，出版四載早已有口皆碑，為學生，主婦，兒童，以及工商界之大眾讀物。

(3) 日本第一流漫畫家長篇傑作「小俠客」一本

式樣玲瓏美麗帶「若素日記」

提倡節約廢物利用「家庭經濟儉省寶鑑」一本
注意：贈品中(3)之三種中只贈送一種且願主不能指定

地點

紙盒請寄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廣告部事務係

因原的素若用服	店買在什麼藥	雜誌請將它的名子寫上	服 若 素 人			
			姓名	年齡	性別	住 址

（將此表填好貼在紙盒裏面寄若素製藥公司即可換贈品）
（自己照樣畫在紙盒裏亦可，但勿用鉛筆畫字）

敦慶隆

專代設計嫁娶服裝

計劃週詳可比婚姻同樣美滿
物質堅實象徵儷仉偕老百年

店址：天津
估衣街及法租界

天 成 成 佳 得
美完得亦裝服婚務而然

女人面孔



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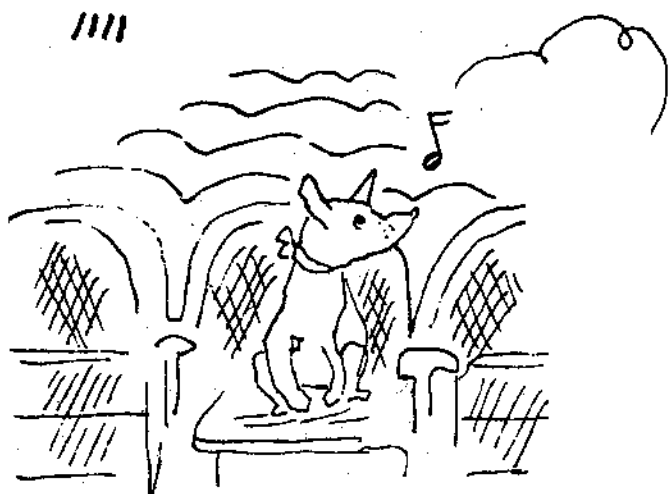
///



知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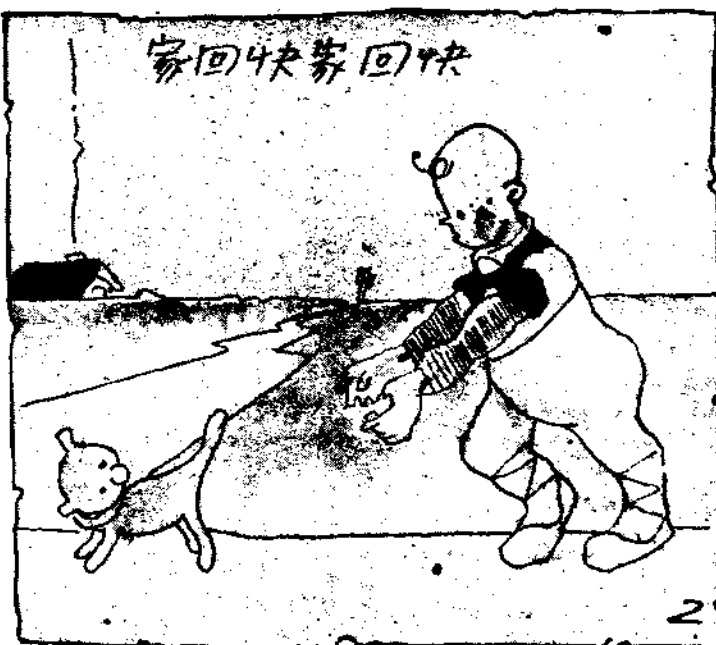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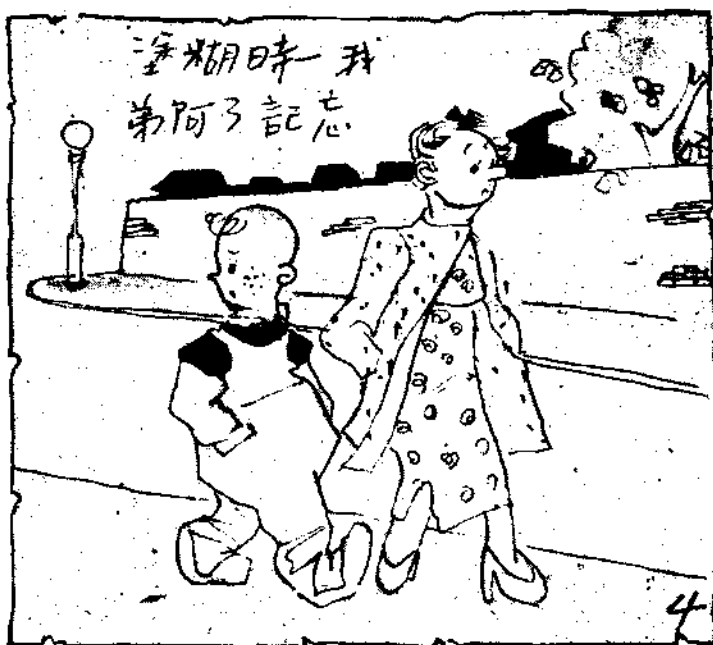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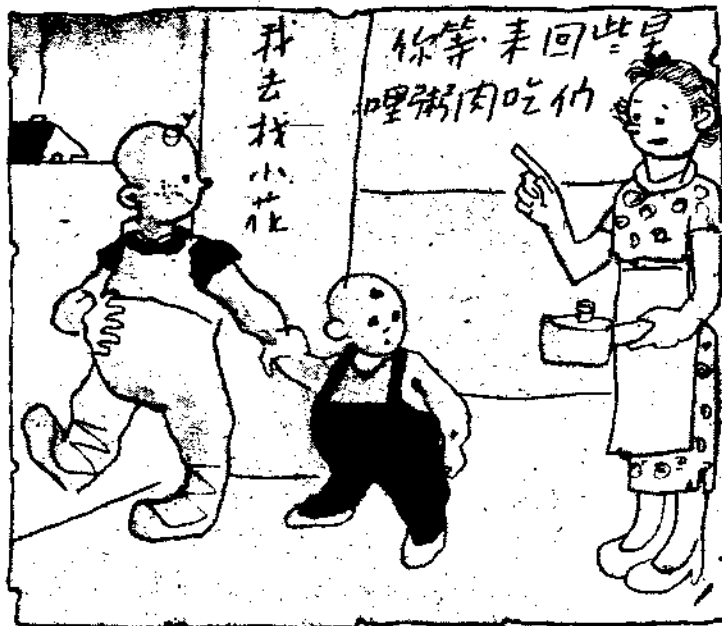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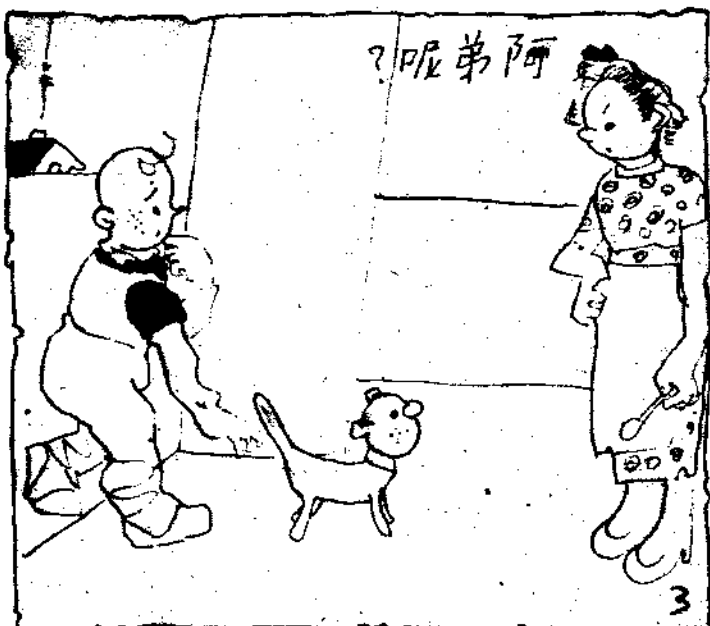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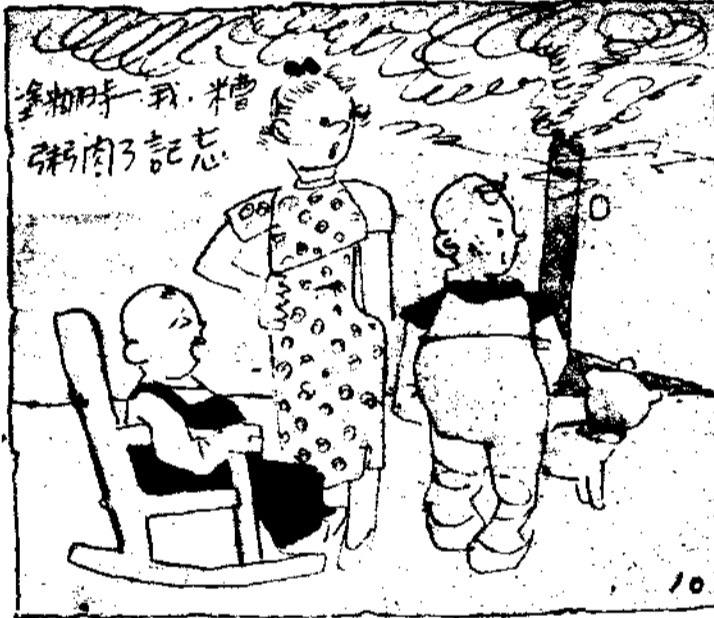
葭莩

麻鬼回信





知不又兜麻
了去裡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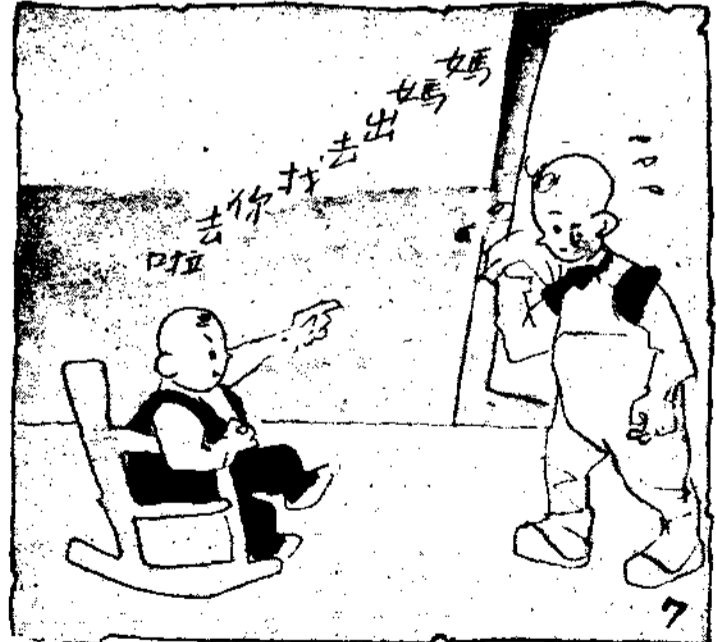
多糊手我. 糟
碎肉了記忘



裡這在坐你
兜麻找去我等
來回



天每你後以之媽
不筋腦吧素若吃
事誤太. 好



媽
媽
去你找去出
啦



懼與怨的心理

·林紫雲·



·理髮師人像展·



Y 歐·



男主角惹瑞克（美阿芒飾）另有新戀，造成「甜密十六歲的悲劇」

「青春悲劇」一幕圖
中女人是西蒙西蒙

法國
新片

西蒙西蒙「青春的悲劇」

即「甜密十六歲的悲劇」

幾年前，在荷來塢影壇紅過一時的西蒙西蒙，這個嬌小玲瓏的法國女星，還在影迷腦海裏，有着印象的，她在我們記憶中最深刻的，是與傑美史都華合演的「七重天」，在演過該片後，有着驚異的成績，給觀眾一個十分的滿意，大家都在期望着她在荷來塢有着更優越的發展，誰知後來，在與唐亞曼契，羅拔揚合演「愛神的旨意」之後，聲息便一直隱沉下去，以致於由遠遠的傳來給我們，她，已經脫離荷來塢返祖國法蘭西去了。一直沉靜到現在。

原來，西蒙西蒙因苦於荷來塢製片家不能了解她發展的志趣，便回去法國，繼續在法國製片廠努力演片工作，一向我們沒有機會看法國影片，更沒有機會去



知道關於法國電影界的消息，所以給過我們印象的西蒙西蒙，就在我們的腦際漸漸模糊，現在，美國影片絕跡於京津地方我們有很多的機會去看一些法國電影，於是，提一提她在祖國影界的活躍情形，又該是影迷所渴望的吧！

這裡，介紹的是一部將在北京開演的法國影片「青春的悲劇」L'AC AUX DAMES，這是巴黎製片廠的一部比較新的出品，西蒙西蒙便是本片的女主角。這部影片，在美國公映時，譯名「甜密十六歲的悲劇」，由此，我們可知本片是怎樣一個故事了。

片敘一個青年保鏢與一個及笄年華的小姑娘的愛戀，他們倆個人，年歲都還小，在一般老舊腦筋的人們看去，他倆的接近，是危險的，是他倆的危險，是年輕人的危險，也是社會的危險，所以多少人在他倆熱戀的過程中，進以勸言，告訴他們，意志尚不堅定的年青男女，是不宜輕易談情說愛的，貪一時之歡，却難免鑄一生之錯，但是，他倆的早熟，却使他倆不顧任何勸語，於是「十六歲」的時期，他倆都有着最瘋狂的戀，最興奮的愛，之後，十六歲的時期是不復返了，而男主角却喜新厭舊，另擁新歡，一些勸告過他們的人們，只是嘆息，並不嘆男主人翁的厭舊尋新，也不嘆女主人翁的悲戀可憐，他們僅是嘆着，年輕輕的男女不知珍重，不知愛護他們的青春時代，以致於造成「甜密十六歲的悲劇」。

本片故事簡略如上，西蒙西蒙，的確演出成績，又遠超過她在荷來塢的作品，男主角是法國當代紅小生「阿芒」Pierre Aumont，我們重新又獲機會再在銀幕上看見嬌小玲瓏的西蒙西蒙，於是又使我們重憶起她的經歷：西蒙西蒙並不會受過規律的學校教育，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她在法國南岸馬賽地方降生，很小的時候父親和母親離婚，於是，養成她放蕩無羈的性格，但是，她是有着天賦的智慧的，家庭變故發生後，她便隨母親過活，過着一直不會安定的生活，直到她母親再婚，她才獲機會到巴黎去求學，但是，這時的西蒙西蒙已竟十四歲了，正規的學校既不容她插足，於是，她開始了任自由發展的生活，學歌唱，學提琴，都無所成，往返巴黎柏林間，進出的學堂，有十四個之多，結果專攻聯刻，可是，正在這個時候，被電影製片家發現，終於走進影界，先在法國演片多部，後被這留在巴黎之荷來塢導演杜羅恩斯基招去，到美國演片，一九三五年秋季，正式加入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可是演過「綠窗春困」「四美圖」「七重天」「離燕鳴春」及愛神的旨意」後，又返法國，這一幕「甜密十六歲的悲劇」便是她在返祖國後的新片「青春悲劇」中所演出。（泰爾）



另外一個女人，是悲劇的開端。

這個醒悟了的小姑娘（西蒙西蒙飾）才發現她却是造成青春悲劇的主人。



他倆的早熟，却使他倆不聽任何人的勸語。



• 二臥女 •



• 酒 •



• 酒場 •



社會生活描寫畫家路特立克

繪畫由教會或帝王「御」用中脫出的始者是寫實主義——即巴比崙畫家等人，自高爾佩（Gus Tave Combet）始而又折向描繪都市生活的方面而來，由於他的作品，石工，街道樹蔭下晝寢之女等便可以窺出。

直到印象主義的馬奈——Edouard Manet——便正式的到都市中來，他在巴黎生活的描畫——如公園之演奏，賽馬，化裝跳舞，溜冰場，酒館，等等接觸生活感情的作品，這也是由於新的色彩感覺的相因而成，此外露諾阿兒——Auguste Renoir——的初期作品也是傾向與描寫人間社會的生活，然而他的後期作品完全就和社會生活隔絕，而追求光，與色陶醉的畫境去了。此外便有素描畫家——至今猶為一般漫畫家所尊崇的，杜米葉——Honore Daubigny——出現，他對於人間的生活更多方面的追求而加以描繪，對象多以相對社會的問題為主題，迭加——Jehan Duvet——的作品，因為受到環境的影響，所以也傾向與人間生活的描寫，日常直接接觸的皆為資產或貴族階級，故而他的描寫祇是限於表面上的。

與迭加同一出發點同一目的，而走向另一方向生活探究的便是我們這次要談的，路特立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迭加的身世是巴黎富銀行家之子，幼年時代受不自由的貴族生活，受兩親的溺愛而不得發展，所以他的作品對象多是以舞台劇場，賽馬，女帽店，洗衣婦為對象，祇表現出了他對於人生的愛慕。

路特立克是生在南法的都市阿爾比市的貴族之家，天真的殘疾，兩足生長畸形，腿腳很短成（）形狀，身材更



異常短矮，幼年間就在殘疾的影響中度過——和迭加幼年在不自由貴族生活是異曲同工的——一八八〇年受乃父友人狩獵畫家之指導，進步很快，在這種環境中他所接觸的是親近人，馬，犬，鷹，葡萄園之生活，一八八二

——一八八三年赴巴黎深造。
因為他是貴族，所以很能自傲誇耀，而且具有一種不正當的自尊心，他懷著一種自信心——他寧願自尊的選擇極端的生活態度在社會的表面上邁進，但是這個社會並不是那些有偽善驚動的交際場所，而是巴黎的孟瑪爾特區的雜技場和下流劇場，在這裏能給與他很多的慰勵，甚而他喝剩的半杯酒也會有人替他喝乾，這樣可以滿足他的貴族傳統下的尊大慾，在這裡更可以隨意的對人施以輕侮，這裏的女人也都是不具有道德觀念的，凡是參入這種卑鄙的男人，都會暫時失掉他的道德觀念。
對人生正態不清楚的路特立克，對這群沒道德觀念的人群很自尊的冷然的眺望着而滿足了他的貴族的性格，他對於這種無道德觀念而祇是肉慾的環境中的浮淺快感，不存有對他改革或復讐的意志，但是由以上的行為他能親切的感到了男女的人間，在皮肉假面以下隱藏的人間感情，便由他的筆下描繪出來，這便是他最大的成就。至於他技巧上的成就及其他因篇幅限制，留待另篇再續。



賽馬前一瞬

馬戲

→ 舞女

寫什麼呢？

在教師出了題目以後，
你會感到這種痛苦嗎？

一篇文，一首詩，一支歌曲，總得有個題目。從作者方面說，有了題目可以表示自己所寫的中心。從讀者方面說，看了題目，可以預知作物所含的內容。題目的必要就在乎此。從前有截取篇首的幾個字作題目的，第一句是「學而時習之」，就稱這一章為「學而」，有些人作詩時，意境情況迷離，自己也不知道該題作什麼，於是就用「無題」兩字題在前頭，這特殊的例子，論到作用，只在便於稱說，同其他的篇章有所區別，其實用甲乙丙丁來替代也未嘗不可；所以照樣辦的向來就不多。

題目先文字而有呢，還是先有文字才來題目？這很容易回答。可是問題不應該這樣發的。我們胸中有這麼一段意思，一種情感要保留下來，讓別人知道，或者備自己日後援按，這時候，才動手寫文字，在寫下第一字之前，我們意識着那意思那情感的全部裡，必然有論斷或主張之類；在情感的全部裡至少有一個集注點，這些統稱為中心。把這些中心寫成簡約的文字，不就是題目嗎？作者動手寫作，總希望收最大限度的效果，如果標明白中心所在，那是更能增加所以寫作的效果，如果（尤其在讓別人知道這一點），所以作者在努力寫作之外，不憚斟酌盡善，把中心寫成個適切的題目。這工夫該在文字未成之前呢，還是在已成之後呢？回答是在前在後都一樣，因為中心總是這麼一個。那麼，問題先文

字而有，還是文字先題目而有，豈不是毫無意義？我們可以決定地說的，是先有了意思情感才有題目。

胸中不先有意思情感，單只有一個題目，而也要動手寫文字，我們有這樣的時機嗎？這沒有的，既沒意思情感，寫作的動機便無從發生；並且，題目生根於意思情感，沒有根，那懸空無着的題目何從而來呢？

但是，我們學生確有單只有一個題目，而也要動手寫文字的時候。國文教師出了題目教我們作文，這時候，最先關進我們腦中的是題目，意思情感之類無論如何總要遲來這一步，這顯然違反了一篇文字產生的自然程序，若說因為這樣就不願作文，那是除了貽誤自己之外，很少其他意義的。作文也同諸般技術要達到運用自如的境界，必須經過充分的練習。教師出題目，原是要我們練習。現在却說不願練習，豈非同自己為難？所以我們應得退一步，希望教師能夠了解學生的生活，能設身處地想學生內部的意思和情感，然而選定學生能夠作的願欲作的題目給學生作。如果這樣，教師出題目就等於喚起學生作文的動機，也即是代學生標示了意思情感的的中心，而意思情感原是學生先固有的。從形跡講，誠然題目先有；按求實際，並沒違反一篇文字產生的自然程序，賢明的教師選題目時，一定能夠這樣做，我們也無須多說。

友情 (上)

熱 箭

友情是「珍貴」的！友情是「偉大」的！所以朋友間的通信在各對方面是佔有着生活中相當有價值的成分，在信箋中充溢着是溫暖的安慰，是誠摯的鼓勵，是經驗，是智識……在紙中所得到的益處更會在無意中滋生起來，所以我們是在友情中獲着甜美的安恬的生活，我們愛護友情，感謝友情，更感謝着，珍貴着它的晶體——書信。

雲友：
你的信拜讀了，獎勵的話太使我慚愧。「×××」原是我因了一時的感觸寫出的，本身不過是一篇近乎敘事的散文，寫時費了些思索的時間但可絕對不上什麼「偉大真實」的資格，偉大的作品是具有真實性的，那不僅假，而我入世未深，對人生還沒有什麼深刻的認識，經驗更談不到，焉能寫得出這樣的東西，只是平素對於文學很感興趣，所以有時就胡寫一點，「×××」便是這樣產生的，不過雖所謂「作品」二字可遠多了，正在學作人的時代的我們，哪能希冀成功什麼「作品」呢，然而時常練習練習，多讀點書，養成對文學的至高興趣，藉此可以懂得些人生，也倒是青年人應走的途徑。你以為如何？有暇很希望看到你的信，勿，祝你
快樂！
你的友柏

雲友：
信接到多日，因為事忙，遲未答，請多原諒。我自知沒有什麼遠大的志向，不過我以為是這樣：一個人生活着必須時時往遠大處着眼，邁進，也就是說要有一個一定的目標，一個較高的理想，才稱得起有生活的真價值。「自暴自棄，苟安」在做人方面已是不夠資格，更不用說配不配在社會上生活了，這無論是在學校讀書或是到社會作事都是一樣的，推進時代的輪子的原動力，還不是就蘊藏在我們青年人這一點點求實現的理想中？要做我們必須同情而且接觸廣大的群眾，恨世和孤立是不合理的行為，積極地想法改善社會，才是我們所當做的，此外更要有過人的知識，知識的基礎呢，則是在求學時代所築成，所以求學時代是養成豐富知識最要緊的時期，而且社會必得漸漸向着合理化的途徑上走，人類才能有享到真正幸福和自由之一日，這責任正在我們這一代的先驅者的青年人的身上，把整個社會推向「真善美」的路上，這是我誠懇的期待的，同時也是我自勉的。
聽英說你和他是知己之友，我看他也和你一樣，為人非常之好「端靜聰明，要強求進」，但是他比起來似

我們要說的是作文這件事情既須練習，專靠教師出了題目才動筆，未免就回數太少，不能收充分的效果。現在通行的不是兩個星期作一回文麼？一學年在學四十四個星期，只作得二十篇文字，就說每星期作一回，一學年也只作得四十篇。還有呢，自己有了意思情感便能動手寫出來，這是生活上必要的習慣。至中學時代須得把牠養成。假若專等教師出了題目，方才動手，縱使教師如何賢明，所出題目如何適切，結果總不免本末倒置，會覺得作文的事情單只為應付教師的練習功課，而與自己的意思情感是沒有關係的。到這樣覺得的時候，這人身上便已負着人生的缺陷，缺陷的深度比啞巴不能開口還要利害。

要練習的回數多，不用說，只須課外作文。要養成抒寫意思情感的習慣，那須問自己，內部有什麼樣的意思情感，便寫什麼樣的文。兩句話的意思合歸來，就是說除了教師出的題目以外，自己還要作文，作自己要作的題目。

自己要作的題目似乎不多吧？不，決不。一個學生，自己要作的題目，實在很多。上堂聽功課時有新的意思，新的發現，是題目。下了課，去運動，去遊戲，誰的技術怎樣，什麼事情的興趣怎樣，是題目。讀名人的傳記，受了感動，看有意味的小說，起了想像，是題目。自然科學的實驗和觀察，如種樹，如養雞，如觀察微鏡，如測候風雨寒溫，都是非常有趣的題目。校內的集會，如學生會交誼會，運動會，演說會，校外的考查，如風俗，人情，工商狀況，交通組織，也無非不可寫作的題目。這些豈是說得盡的。總之，我們只要隨時反省，就覺得自己腦中決不是空空洞洞的；隨時有一些意思情感，在裏頭流行着，而且起種種的波瀾。我們不去捉住這些，一會兒就像煙雲一樣消散了，再沒痕跡。你如果仗一枝筆把這些保留下來，所成文字雖然未必便

是不朽之作，但因為是我們自己所想的所感的，故在我們個人生活上，實有很多的價值。同時，我們便增多了練習作文的回數。

一個教師曾出這樣一個題目，「昨天的日記」。這題目並沒有不妥，昨天是大家度過的，一天裏總有所歷所聞所感所感，隨便取一端兩端寫出來就得了。但是，一個學生在他的練習簿上寫道：「昨日晨起夜眠，進三餐，上五課，皆如前日，他無可記。」教師看了沒有別的可說，只說：「你算是寫了一條日記的公式！」這個學生難道真個無可記麼？那有的事！他不是不會反省，便是從什麼地方傳染了懶惰習慣，不高興動筆罷了。一個學生一天的日記，起勁地寫，寫成一本書也並非難呢。

就教師出的題目作文時，雖教師並不說明須作多少字，而作者自己往往立一個約束，至少要作成數百字的一篇才行，否則似乎不像個樣兒。這是很無謂的。文篇幅的長短全視內容的多少，內容多，數千字儘寫，內容少，一二十字也無妨；或長或短，同樣可以成很好的文章。不問內容多少，却先自規定至少要作多少字，這算什麼呢？在這這樣無謂的心思，會錯過許多自己習作的機會的。遇到一些片段的感想或感興時，就覺這是不能寫成像模樣的一篇的，於是輕輕放過。這不但可惜，並且昧於所以要作文的意義了。

作文不該看作一件特殊的事情，猶如說話，本來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作文又不該看作一件呆版的事情，猶如泉流，或長或短，或曲或直，自然各異其致。我們要把生活與作文結合起來，多多練習，作自己要作的題目。久而久之，將覺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種發展，是一種享受，無所謂練習；這就與文字產生的自然程序完全一致了。（沙于玉）

乎柔和一點，不如你勇敢，朋友之間能常常談談，互相把各人的思想意見等做一番討論，這最是長進之法吧？祝安！

雲友：
日來苦惱事，不一而足，每個精神都感覺到了痛楚，所謂人生這苦果，叫人好難咽下，而咀嚼時又是一味地苦，我真沒有勇氣再回想什麼了！我本來沒有什麼病，只是日來精神不大好，休息了幾天，謝謝你的關心，昨天又承你和青親身來訪，太感激了，使在苦悶中的我想到，到底天壤間還有「知音」者在！

你把世界比做玫瑰花很恰當有趣，只是觸到刺的人比聞到香氣的人多的多吧？我的吃虧處是因了處世太「認真」，真是。沙士比亞說：「世界就是個大戰場」，對呀！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也應當當以兒戲的態度去看待一切才是。

聽說我有離京之意，倒不假，雖說此地有許多好友值得留戀，但我終覺得這座古城太使人覺得沈悶了，最近接到遠方一位同學來信說：「××道古城，埋藏了我們的青春，消滅了我們的靈魂……」很引起我一些感想，願你去到風光不同的地方，換一下空氣，洗鍊一下精神，不過現在還不一定。

聽說你也是個大演說家，可惜我沒有耳聾，不能去聽你的演講，不過我想以後一定有機會聽到的。夜已深再見吧！祝爾！
你的友。廿五日。

看信中所說的話，可見你也是對人生感到戰慄之一吧？其實處在我們現在的時代和環境裏，倒是辛酸多而快樂少，不過我們不能懼怕惡劣環境的轉變而氣餒，而失掉我們的真精神！尤其是正在求學時代的我們，「煩惱」最摧殘青年人的身心，逃開他的方法，只有勇往直前向着我們應當走的路上去走。我們有的是力量，生活的意義不就是為自己的前途努力嗎？我以為正在求學，正在過着黃金時代的我們，最不應該把人生看得太苦，你記得「春」裏的一句話：「春天是我們的呀！」
環境是無時不在壓榨着人，這是誰都知道的，可是由疾風知勁草，我們寧願做深山僻谷間耐盡風霜，然而有用的松柏，而不願做禁不起一陣暴風雨的纖弱的三春桃李，換句話說我們不要做擺在客廳裏只會放香的花瓶，我們要去做那供養大眾，在風吹日晒下生長着的「麥稈五穀」。社會需要的是有用的人，醉生夢死者只是社會的贅疣，時代的輪子一掃即逝，所以我們現在的吃苦也正是磨練我們的毅力的好機會，這些願我們共勉！祝你努力！
友 華 七月三日

天津市土城 六年級湯文俊年十四歲
第二小學校

螢虛萬 鼎檐瑤 檻繞幽

祭幼魂

美玲

傾波擊着落日，翠綠裡夾帶了鮮紅，沿岸的垂柳，被風吹着，輕輕搖曳着，老腰，長長的枝條低得接近水面，紅色的小花，襯着綠色的野草，天上的紅霞映着這一片天然美景，是怎樣使人陶醉啊！我在這如死的寂寞中，憶起了昔日的情景，是前年的今天，一件傷心的事，我永遠會記得的。床上躺着消瘦了的母親和四日的襁褓的小孩子。他的氣息漸漸細微。完了！他永遠別去他的父，母，兄，姊，和已

邁進老年的祖父和祖母，而與人世長辭了。「去吧！看看她那小小的墳墓去吧！」彷彿是提醒的聲音在呼喚着，我方才清醒，於是騎着車離開這美妙的仙境，看一看那兩載無人過問的小墳。經過一條寬闊的馬路，再轉進較狹的煤炭道，曲折的走過去，看見了綠色的大門，一個門警用尖銳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幹什麼的？」「管不着！」真的，他太不客氣了，到公墓還有「幹什麼的」，何況又是清明節。於是毫不膽怯的走進去，一直走到她的墓前，看見那石碑樹立在風中，但不知什麼人在什麼時候替她的墓旁加了點綴，培植起小的植物來，黃色的土上叢生着綠色的野草，小小的身體安穩的睡在土裡「願上帝賜福，使這無辜的幼兒早日升天」我默然地為她祈禱。



(贈攝友小紳乃戴津天)落角一之園寧津天

一陣涼風吹過，脖頸，渾身打了一個冷戰，無法再在此地流戀，於是折一下枝美麗的小花，插在墳頭上，讓花兒伴她永久。



雨細

晚涼的風吹動了異鄉人的衣衫，朦朧的月姑娘大概是才睡醒吧！你看！她的眼兒還沒有睜開哪！不知趣的雲兒，擋住了她那煥發的容光，使人不能領畧那睡眼朦朧的詩意，是惡作劇呢？還是月姑娘不願見這醜惡的世界？

看啊！雲兒也哭起來了！爲了甚麼呢？大家都這麼愁眉苦臉的？然而，絲絲清淚般的細雨落在了地上，就如同落在了我的心上，洗淨了積年的風塵，重新又灌溉了我的心靈之花。

呵！細雨啊！這雲兒們的清淚，感謝你！你不但灌溉了我一個人的心田，而且灌溉了一切人的心田和大地上的麥田……。感謝你，細雨呵！人們全要向你祝福……。



鄉下小讀者王小輝

(王慈輝贈)



張雅芳作

晨

——高造榮——

太陽從東邊湖上騰起，閃耀在葉尖草頂上的露珠，好像是夏夜裡的星空。田野裡黃澄澄的油菜花，鋪在一片嫩綠的青麥中，格外的鮮艷。一陣稍帶涼意的微風掠過，靜靜的湖面，起着波紋。站在水濱的樹梢上的小鳥兒輕舒的跳躍，唱歌。在山野劃着一條條的田埂上，許多農夫村婦，戴着草帽，跨着空籃，三三兩兩的談着，笑着向附近的鎮上走去。

一堆堆茅屋，靜靜的站着，影子拋在西邊，屋前石場上，隔年的稻草堆小了些，牆腳下一群老雞，比去年少了些隻，同伴雖然一個個的死去，而牠們並不感悲哀，依然「咕咕」的相嬉着，多年的老黃狗，躺在一旁，浴着東升的太陽。

天津義莊七十四號小學四年級李孫楷

籬趣修燼 琴風葉瑤 蟋蟀庭前 然巖對覺

容易弄錯的字

一

勝 盛

因為都念「聖」，有些小朋友常把「勝地」「勝景」「名勝」寫作「盛地」「盛景」「名盛」。把「盛意」「盛舉」「盛會」寫成「勝意」「勝舉」「勝會」。

勝：敗的對面。用武力服人叫做「戰勝」「打勝」，超過別人叫做「勝人」。比人高上一着，叫做「勝人一籌」。這個比那個好叫做「此勝於彼」。優美的地方叫做「勝地」「勝所」。美景也叫「勝景」。比尋常好叫做「勝常」，必勝的計算叫做「勝算」。有名的勝地叫做「名勝」。良好的伴侶叫做「勝侶」「勝友」。有名的古蹟叫做「勝蹟」。美好的情形叫做「勝概」。訴訟得勝叫做「勝訴」。快意的遊覽叫做「勝遊」。能夠擔負重任，叫做「勝任」。不能作到好處叫做「不能勝任」。能夠盡職而且作得兩好叫做「勝任愉快」。勝也當作「盡」字講解，如「不勝枚舉」「不勝惶愧」「不勝感激」。

盛：裏的對面。豐滿多叫做「盛」。與旺盛叫做「盛」。如「茂盛」「盛大」「興盛」「強盛」。偉大的舉動叫做「盛舉」。响亮的名聲叫做「盛名」。流行很廣叫做「盛行」。尊稱別人的美意叫做「盛意」。不可一世的神氣叫做「盛氣」。壯年也叫「盛年」。繁盛的夏天叫做「盛夏」。美滿的筵席叫「盛筵」。齊整的服裝叫做「盛服」。大怒也叫「盛怒」。豐美的飯食，叫做「盛饌」。

「盛」字也讀作「成」，當作「容納」講解，如「盛米」「盛水」「盛飯」「盛不下」(容納不下)「盛東西」。

舉例：北京是名勝最多的勝地，這裡的勝景與勝蹟比別處都勝常百倍。北京更不斷有許多盛會舉行，北京的商界也很興盛，尤其是每年的盛夏時期，各處都流著繁盛的氣象。總之，北京的勝概，的確不勝枚舉。

崇 出

因為它們的形體相近，有人竟以為是一個字。第一個字是「山宗」兩字組成，第二個字是「出」兩字合併。

崇：音蟲。當作高大講解，如「崇山峻嶺」「崇崖」。當作高貴講解，如「崇高莫大乎富貴」。當作「終」字講解，如「崇朝」(一早晨)。有敬重佩服的意思，如「崇拜」「崇仰」「崇敬」「隆崇」。因信仰而趨向，叫做「崇向」。

舉例：張先生不只博學多能，而且地位崇高，因此很有些人崇拜他，跟他不熟識的人對他都崇拜，跟他初識的人對他也都很崇敬，可是只爲了他一向行動鬼鬼祟祟，所以一般最熟識他的人却都不大喜歡接近他。

靜 淨

兩字讀音一樣(都念敬)，形像彼此也差不了多少。因之有些小朋友們分不清它們的界限。

靜：是動的對面，不動叫做「靜」，如「安靜」「寧靜」「雅靜」「靜止」。不熱鬧不火爆也叫「靜」，如「寂靜」「僻靜」「冷靜」。使腦子冷靜默不作聲叫做「靜默」。安心休養叫做「靜養」。安靜思想像叫做「靜想」。安靜的等候叫做「靜候」。人體上有一種血管，專把血液輸送到心臟的叫做「靜脈」(功能和動脈正好相反)。鑰定也叫做「鑰靜」。人物或事物的消息，一動一靜，叫做「動靜」。安靜的坐着叫做「靜坐」。

淨：清潔叫做「淨」，如「清淨」「乾淨」。洗臉也叫做「淨面」。洗手也叫做「淨手」。沐浴叫做「淨身」。清潔的地方如佛土也叫做「淨土」。潔淨而無雜質的菜飯，叫做「淨素」「淨饌」。條帚叫做「淨帚」。戲園脚角，用粉墨塗抹扮演的叫「淨」(淨角就是唱大花臉的)。淨也當作「單」字「專」字「都」字「總」字「只」字用，如「你淨幹這種事」「你淨說風涼話」「我淨拿他開玩笑」這一群人淨是廢物「淨吃好東西」。

舉例：以前他是在梨園行唱淨角的，性情喜動不喜靜，一天到晚淨會花錢享樂，不知光陰可貴，後來他覺悟了，從此再不唱戲，把家搬到僻靜的地方，自己住一間屋，每天靜坐靜養，一動一靜都安靜下來，精神也鎮靜了許多，三髮不離淨素，終於他歸入靜土，脫離塵世，寂靜的在廟裡修行。

灸 灸

在形體上，他倆很似弟兄，但讀音與意義却彼此相去甚遠，大有區別。

灸：音九，用艾葉在人身上的皮膚上經穴處或病痛的地方燃燒薰灼叫做「灸」，這是一種治病的方法。用艾燒熱了鍼，按着人的經穴刺滑，叫做「鍼灸」，也叫「鍼科」。

灸：音至，煮的一種，把魚肉或別的東西放在火上煮烤叫做「炙」。形容味道精美叫做「膾炙人口」。權勢很盛，猶之煮灼，叫做「炙手可熱」。弟子薰陶於其師，親近而受益不少，叫做「親炙」。

舉例：于伯期是鍼灸科大夫，灸術神妙，百醫百驗，據說他是著名的鍼灸大夫楊潛衍大夫的親炙弟子。

容易弄錯的字

一

初階

魏莖著

隨着媽媽姐姐邁進這個矮門，心便開始跳起來，但看見門裏仍然是冷冷落落的，一條條長板凳在陰濕的地面上好像很整齊的擺列着，有兩個人坐在角隅的地方抽香煙，看見他們進來，立刻都站起來，向媽媽姐姐讓了一句，於是她們便低頭走進一個小門裏去，這小門裏是個狹小的地方，裏邊站着一個個像姐姐那樣的人。

「三奶奶來了！」

「您吃過飯了？」

「來了——啊，吃過了。」媽媽應答着坐下來，姐姐也和大家點頭寒暄着。

「這是玲仙妹妹嗎？咳，長的真好看！」一個穿着深淺綠色條條的衣服的，在玲子的眼裏，這個人要比她姐姐的歲數大些，她把玲子拉到懷裡，儘自端詳着。

玲子對於這樣的動作，感到了窘迫，別扭着頭，不好意思的。

「玲仙妹妹會這樣圍攔，回頭到臺上可不要這樣啊！記住我的話，玲仙妹妹！回頭到臺上你應該大方些，對於臺下，不論是多麼難堪的叫喊，你應該是不在乎的。」

「對了，大姐告訴您一點經驗吧！省得回頭到臺上鬧出笑話來。」玲子的媽媽這樣說着，用眼睛望了玲子一眼。

玲子到這時候更茫然了，對於姐姐說過的，對於許先生說過的，和現在這個穿深淺條條衣服的大姐說的，她總想不出到底到臺上去唱將有怎樣的感覺，雖然她對於上臺去唱有着無限的擔心，但也爲一點好奇心的誘引而躍躍欲試。

不多時前臺開始了雜亂的喧嘩，她也曾好奇的從門簾縫裡向外望過，那雖然是一些習見的穿着短衣服的男人們，可是在這裡看來總覺得是有些異樣，至少是在他們面上浮現着一些她所不常見的笑，尤其是有有人在臺上唱的時候，從他們的眼睛裡發射出來的眼光，更是她所形容不出來的樣子，——那樣子使她見了只是有些怕，是的，她是有些恐懼的在心裡跳着。

終於，輪到她了，姐姐要她再一次照清鏡子抹一抹粉，和口紅，她懂得這意思，是爲了使她好看，但是她不記得同院住的劉二姑和許先生他們常常用胭脂香粉，只有姐姐，她總從前就懷疑，爲什麼姐姐是那麼愛胭脂粉？晚上回到家裡還常常要對着鏡子抹一遍，可是，她從來不敢問出來，現在也是同樣的懷疑一種疑問再不敢問出來。

有一個人在前邊說了幾句，好像是關於她的，說過了以後，是由姐姐告訴她，應該她出去了。她遲疑着，但是她怕她的遲疑會惹起媽媽的惱怒，於是便硬着頭皮掀門簾出

去了。

她沒有敢抬頭向臺下望一眼，雖然她聽見臺下是那麼喧鬧的，而且還有些個是在用着怪聲怪調喊着什麼，和一些人在怪異的笑着，這些，使得她心跳，但是，她在整着。走到臺前，站在鼓邊，在家裡，她從來不曾注意過自己和鼓架子的高矮問題，現在她，却無意中注意到了，自己僅僅比鼓架子高出一頭，是的，手抬起來打着鼓的時候，胳膊和鼓是平着的，好像是有些不大合適。這樣的感覺，是她用來壓制自己跳動着的心，打過了一套鼓，眼睛望着鼓，鼓皮上的被敲打出來的禿皮的地方，嘴裡說着姐姐教給她的話，那在開始唱以前必須說的向聽的人們道歉的話。

說過了話，慢慢的再打起鼓，小心翼翼的唱起來。然而，她不明白爲什麼在這裡唱不能像在家裡唱那樣鎮定，在家裡唱尚且有媽媽的一雙嚴厲的眼睛在盯着，現在是使

用着極大的壓力壓制着跳蕩着的心。

唱着唱着，突然有一個怪異的叫聲，接着是一個哄堂的大笑的喧嘩，她以爲是自己唱錯，但是她却沒有顧及絃子的板，而至於以後的唱走了板，再一次哄堂的笑和笑，使她感到異常的難堪，而急紅了臉，以後的雖然仍是極力的想壓制自己，鎮定自己，却已失去了效力，後半唱得自己都不敢相信是錯是對了，她只記得唱到最末，是忙迫着放下鼓槌子和手板兒，像逃一樣的跑向後臺去。但是一鑽進了門簾，立刻看見媽媽的難堪的臉，和一雙放着兇兇之光的眼睛，她立刻站住了，知道一個大難就要降臨下來。她低着頭，等待着等待着所有她經過過的責罰和打罵。

然而，她聽到的，却是出她意外的並不是像每次的責難：

「去，不要觀在我的眼前，我等着你發堵！」

這是這樣的一句，她像遭到天赦一樣的，挪到一邊去了。心裏在感謝着，和奇怪着媽媽今天這容易的寬恕了自己。

等着姐姐唱過了，又趕了別處的場，到晚場再唱的時候，便好了些，比較白天鎮定了許多。因此，她在回來的道上，便轉告着或許因爲晚場唱得沒有錯，媽媽不會再責備自己了。

然而，然而因爲一天跑得太疲乏了，更因爲她是不習慣於這種生活，而十分的累了，雖然每天是要等到這時候，媽媽姐姐回家來以後才能睡，然而以前是和別的孩子們一起玩，以後是同媽媽方教學認字，那是多麼高興的，今天，怎麼也推不開已竟伏在身上的困

意，兩隻眼的上下眼皮像向一起闔，一個個睡臉些打在牆上，一個個睡臉些打在道旁的什麼東西上，她心裏很驚醒，因為她是在媽媽姐姐的後邊走，打瞌睡沒有給媽媽看見，要是給媽媽看見，一定又要挨罵，她極力的掙扎着，但是黑夜的路坎坷，不平的路，她有些走不慣，一塊磚頭險些絆倒了她而碰在媽媽的身上，駭了她媽媽一跳，並不問是什麼原因，立刻一個巴掌飛上她的臉，這一個巴掌打得玲子一怔，同時方才的睡意也都給打跑了。

「瞎了眼睛嗎？好好的路怎麼會走到人身上，鞋給你這樣走能穿幾天呢？天生的狗食！」氣咻咻的責罵，使她只得小心的走着。夜風使她感到是這樣的淒涼，耳邊沒有斷絕了罵聲，她懂得，這是習慣了的，不要有一點錯，有一點錯，什麼都想起來了，不是嗎，她以為可以逃免了的因為唱錯板的白天的事，在這時候也說起來了：「……什麼迷住了你的心呢？就說吧，出來的時候千萬別罵罵，到臺上要穩住了心，怎麼就會唱走了板呢？我偏不信，每天唱的歌，會唱錯了，哼！你們都是我的冤家對頭，我幾時和你們生狗了氣！」

就這樣，一邊聽着斥罵，一邊低着頭走，已竟走到家門前。

「啊，今天連玲子也出來了，早晨忘了托付人給等門，怎麼辦？」忽然玲子的姐姐想起這問題，而提出來。

「不要緊，我們可以叫許先生和方先生，她們睡得很晚。」這時候玲子想起一天沒有看見許先生和方先生了，每大這時候她們都還在教着地認字，她們今天一定也不會早早的睡了，恐怕是正在等着她。」因為想得太高興了，於是就沒有顧及的說出來。

「那位許先生方先生的？」她姐姐問。

「就是一個月以前才搬進來的兩位先生。」

「你認得人家嗎？」媽媽揮問。

這一問，使得玲子有些遲疑了，她是遲疑的 answering：

「認——得——的。」

「那麼就叫吧！」玲子的姐姐知道媽媽的脾氣，什麼事情在他盛怒的時候聽到，即使不錯，她也認爲是錯。所以爲了給玲子掩飾，她想把話題岔開。

於是玲子便叫起來，是方敏給開的門。方敏和靜嫻這一晚上過得很寂寞，但是因爲想要看見這初入社會的孩子第一天的回來，她們耐心的等待着，正像玲子在道上所想的那樣的等待着。

一聽到這孩子在叫門，很快的一種高興鑽進了兩個人的心，方敏立刻便跑出去，叫開了門。

「方先生！」同叫聲一同撲進門來的是那孩子的身子，玲子忘情的撲到方敏的懷裏，方敏也親切的撫摸着她的頭髮說：

「你回來了！」

「玲子！」但是立刻後邊跟進來一聲嚴厲的叫喊，玲子便退開了，方敏覺得有一雙冷森森的眼睛在盯着她。

「謝謝您！」

方敏心裡打着冰冷的戰顫，她只輕聲的答着：

「不客氣！」而望着她們把門關上，玲子在那一雙冷森森眼睛的盯視下，低着頭走回自己的屋裡去了。這時候靜嫻也在自己屋門口站着，看見玲子經過在身邊時，並沒有敢抬頭望她一眼。於是兩個人便無聲的回進自己的屋去，還沒有等到她們兩談起這件事，便聽見玲子媽媽的厲聲的叫罵，和籐條一類東西接觸肉體的鞭打聲，立刻給哭喊和求饒聲所掩蓋了，靜嫻和方敏兩個相對觀望了一下，痛苦通過了兩個人的心，誰也不敢出一口大氣。

慢慢的打罵停止了，只剩了輕輕的哭泣的聲音，她們兩人在嘆着氣，擡下燈去倒上床。在昏闇裡，兩個人始終也沒有說一句話。

不知到什麼時候，夜才完全靜止了，只留下黑暗遮過了這個人間。

四

也是由於個性的關係，靜嫻和方敏兩個人所走的路子不同，雖然靜嫻同樣是個沒有經過世故的年輕的人，但是她對於社會好像已竟有些意會到，她覺得自己是不適合於那種虛偽的生活，從早便決定了獻身於教育這個志願，因爲她想：學校是教育子弟的地方，尤其是小學，牽着啓發兒童智慧的職責，是絕不會像一般社會那樣惡劣，然而，幾個月來的經驗告訴她，事實並不像理想那樣的簡單。

最使她心痛的事是自己眼見到的這個學校和一般商店並沒有兩樣，校長就等於一個公司的經理，一個商店的掌櫃，成天的只在經濟上打算盤，預算着一年的，一學期的盈餘，當然這種盈餘不是校長個人獨吞，也給教職員們分潤一些。也正因此，一般教職員便助紂爲虐起來，她常看見學生因遲交學費而被停課，以及上課的時候，把學生打發回家去問學費的事情。她對於這樣的事情非常的不滿，而拒絕過在她的班上發生這種情形，因此更加甚了她在同事間和校長對她的歧視，雖然她也唯恐清失業的不幸，會有一天降臨到自己的身上，而她自己時時在心理警惕着，然而她的個性却趨使着她，她絕不願輕易的屈服於這種環境。她要忍受着內心的創痛，堅決着意志用自己的力量來改善這種卑劣的，不良的校風，爲了拯救全校的，以及所有在這種不良的教育環境下的可憐的兒童，什麼她都不顧及了。有了這樣的決心，她對於學校的一切事務更肯於細心的觀察了，不論是多麼細微的事情。

經過了細心的觀察後，有更多的不適於教育條例的事使她更大的對兒童教育失調了。最顯明的像課室桌椅的破壞不堪；兒童飲具的骯髒，和飲料的不注意；廁所在那沒人修理，讓蚊蠅和蛆蟲所包圍着；課室的教鞭不是爲指揮，而是爲打兒童的利器；學費到期便交的分數冊，都是在七十八十分以上，交不上學費的學生的分數冊，滿是內了字；大考的時候，如果考不及格，可以交一元錢手續費補考，再考不及格，可

以再交一元錢報名費，考插班新生，並且新生考試是最淺近的考試；最末學期招插班新生數十名，以造成畢業生最高紀錄；……由此種種情形證實，這個學校的立場是處在什麼上。

更使靜嫻對教育懷疑的是眼前發生的一件事；新近學校又添了一位教員，這個教員的出身是和她自己一樣，而且是同校同班，這是從她交來的畢業證書上查來的。但是靜嫻對於這個人的名字——葉林玲，感到異常的生疏，她在學校時就從來不曾聽見過；及至見面時，靜嫻更是不認識這個人。這真奇怪了，她不明白同班的同學會沒有一點印象是怎麼回事。

因為莫明，所以她以最大的好奇心向各方面探訊，結果幾乎使她不敢相信所聽到的事實，有人說這是化一點錢買來的秘密偽造的文憑，這樣的事使她心裡起著寒慄。

有一次葉林玲拿一道並不很難的四則雜題問及靜嫻，靜嫻見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連這樣淺近的算術都算不清楚，想來以前所聽到的話，或者不是謠言。

她真不懂這是什麼理由，連畢業證書都可以偽造了出賣。一個沒有那樣學問的人，買了一張廢紙去幹什麼用呢？說是拿他去換取職業，但是空能騙來了職業，而自己應付不了這職業又將如何？像這些問題攪雜在她的腦子裡，先前只是無法自解，以後竟都變成了地的苦惱。

每天從學校下課回來，都不只於戴著一身疲憊，而更戴著內心的痛楚，雖然從每一個大真的兒童的面龐上可以獲得了不少的慰藉，但是，更因此而加深了她內心的創痛。幾乎是一天天的消磨了她的意志，對自己都不敢相信起來。但有一天她收到了這樣一封信：

「嫻妹：

「看完了你的信，我懂得了你現在所有的生活，和感想，都在使你的理智痛苦着。我在你眼前的事，都帶着對芒似的，刺進了你的心，所以你痛苦的對於這個世界起了懷疑。

「現在我把我跟前的事情來當故事般的告訴你，可是我不希望你只於來當故事般的看了就罷。

「二個月以前我的生活，在信裡，我也曾告訴過你，我的周圍只有黑暗和恐怖，以及使我傷心悲苦的一切，這世界的確使我懷疑它，像你一樣的。每每一個人獨自靜默在屋裏，我就想哭，並不是誰欺了我，只是我懷疑這個世界將永遠黑暗下去，分明的，我懂得我是在患精神衰弱症，我本想節制我的思想，但是那不能抵抗的習慣裡的一切，永遠在侵襲着我。

「不意在這一個月以內，我竟得到兩個同伴，都是活潑乖巧的孩子——是的，我常常招呼她們做孩子，雖然她們都和我差不多的年歲，因為我歡喜這樣叫，她們

也歡喜我這樣叫，所以我一點不拘束的叫着她們，她們都在一家紡織工廠裏做工——她們比我們更勞苦，而比我們更長進，我想。她們也常常的告訴我，她們工廠裡的某某姐姐死了，某某妹妹死了，當時她們也很悲痛的哭，傷心那死者的遭遇，而且在一個星期前，她們其中的一個較小的也病倒了，不能去工作，然而，她們什麼都能忍受，她們除開了很少的時間為哀悼而沉默以外，永遠是快活，白天工作在廠裡，晚上工作在家裡，沒有聽她們發過一句怨言。每天我到她們那裡去，一間小小的房間，總充滿着生動的歡樂。起初我有些莫明，我不能解答我自己，她們過着非人間待遇的生活，而她們會有着比什麼都快活的心，是什麼道理。漸漸的，我明白了她們兩人都有着堅毅剛勇的個性，不屈不折的向前邁進，她們是有意志，有方針的人，她們忍受着眼前暫時痛苦，去創造將來永遠的幸福，所以她們快活。

「我感謝她們倆，她們燦爛了我的生活，從前包圍着我的黑暗和恐怖，都被她們倆的生動的笑，和大聲的說話給驅逐了，我也快活，我也高興，雖然我的工作還和從前一樣，不過，現在，讓我看來，什麼都閃着熾烈的希望之火花。

「孩子們！你們這樣的勞累，不覺苦嗎？」有一次我去找她們，她們還沒有回來等了半天，她們才回來，回來得那麼晚，帶着非常疲憊的樣子。我知道她們一定不歡喜我這樣問，但是我却有些不自禁的竟這樣的問出來了。

「苦？這樣的工作就喊苦？」她們堅毅的眼睛，帶着責備的視線望着我，使我畏怯，使我感動了。最末她們拍着肩膀安慰我：「噯！成功是在忍耐裏邊了，沒有耐心，豈能有成功呀！何況，我僅僅是苦了一點呢，那算得了什麼！」

「是的，嫻！現在我應該告訴你：忍耐現在的痛苦，創造將來的幸福。我更應該告訴你：成功是在忍耐裏邊了，沒有耐心，豈能有成功。苦了一點不算什麼！我們都應該努力，我們都不應該有絲毫的灰心。

你的姐姐

「嫻！夜不會永遠是夜的！這每一封信，對於靜嫻不異於一付興奮劑，對於眼前的一切的不滿意，她都要忍受，她不能為些微的困難，而動搖了意志，「把握現在，創造未來」，是她醒覺後的向前邁進的方針。而且她在這不久，她更在什麼書裡看見談及關於現代青年的話：

「常常一些青年人起初都沸騰着不可一世的熱血，喊這個，鬧那個，但是一遇見挫折立刻就會灰心頹喪起來，世界上的什麼在他眼裡都悲觀起來，這樣徒自造成一般老年人眼裡的浮燥，難道說青年人的熱血的沸是不可要嗎？誰都會搖頭，然而怎樣就可以不至於促成青年人的一蹶不振的現象呢？其實是很現成的法子，就是需要明白環境，應付環境，改造環境，這樣的話那個青年人不懂？只是臨事想不起來了……」

她大大的為這一段簡單的話而驚訝了，她想到這正是說着自己，於是她把這一段話認為至理名言，而錄進日記裡去。並且她看見方敏近來好像也很苦惱，她總想探出方敏苦惱的原因後而把這樣的話說給她聽。

· · · 中篇小說



第五章 要人的親戚 · · ·

吳歸北這一報告，非但黎光第不肯相信，連那姜秘書也大為奇異，他們的耳朵，幾乎豎了起來，眼睛也都張大開來了。

姜秘書頭一個疑信參半，等不及的問道：「歸北，你說甚麼？」

黎光第也神經緊張，不過是一剎那，不霎時他心上，忽又鬆落下來了。

因視同漠然的啞然而笑道：「你不要儘管拿我開心罷？玩笑了！」

吳歸北見他們僅僅兩個人，却弄成一對不相信，他非常着急。拿手去一掩那電話耳機的受音口，說道：「誰拿你開心？你不信，來接接看呀！如果他不是白小姐，我就是白小姐。我來做她的一個代表，隨便你怎麼樣好了。」

黎光第聽他雖然還脫不開玩笑！他倒不能不接一接這電話，聽一聽究竟了。即伸手一抄那耳機道：「那麼讓我來接，看她是誰？」

吳歸北的耳機，恭敬的遞過去了。黎光第接來一問，那邊果然珠喉宛轉，如見其人，是個女人的聲音，朗朗的問道：「你是黎處長嗎？我是若冰，恕我這一回，不敢打啞謎，讓你們猜了。我就實說了罷！」

黎光第清晰的，聽入耳裏，那邊正是白若冰，他知道不會有錯了，不禁大喜欲狂，把剛才所有的懊喪，羞惱的情緒，登時一掃而光，一起都丟到爪哇國去了。說道：「是呀！剛才你跑到那裏去了？」

白若冰遠在那邊，格格格的嬌笑，却一聲聲，從耳機裏，送了過來。她說道：「你問我呀，我，還要問你呀。你跑到那裏去了？」

黎光第笑道：「我？不要提起了。你們是跑到另一邊玩耍去了。我在水場上，一等你不來，二等你不來，我自己想活動活動，都不可能。我剛一活動，便摔倒了。我的衣服，也弄髒了。你還是不見回轉，我不回來，待要怎的？你莫非還會怪我跑開？」

白若冰那邊聲音一停，像是驚異的表示，她聽到完了，方才又放出溫柔

的聲音說道：「哎呀！那可太對不起了。我那兒知道呢？我回來看不見你。還以為你是惱了我，不願意而走了。又雖知道是這門一回事，那可太對不起了。我應當怎樣的對你道歉的才是呀！」

黎光第吃她幾聲對不起，又是道歉道歉的說來，他業已骨酥肉麻，甚麼話都說不出來了。祇是笑道：「那個不必了！你現在在那兒呢？」

白若冰笑道：「我沒有到甚麼地方去，我還是在北極溜冰場呀。」

黎光第道：「你原來還沒有離開溜冰場！那麼你還是溜冰了？」

白若冰笑道：「我等着你來溜的呀！你能不能再來溜一溜？」

黎光第搖着頭，衝那電話耳機裏一笑一吐舌頭道：「我不敢了。」

白若冰笑聲一縱道：「你別不敢，我教給你呀。你永遠不學，你便永遠也不會了。」

黎光第道：「我今天已經學過了，不要再來二回罷？我們節目能不能換一換？」

白若冰道：「換甚麼？」黎光第道：「換一個花樣去玩，不要太單純了。」

白若冰笑道：「你不是說：你跳舞不外行麼？那麼我們就跳舞罷。」

黎光第道：「好呀！甚麼時候，甚麼地方，我們見呢？」

白若冰笑道：「白天，也有茶舞。晚上，北京飯店是最好。甚麼時候，隨便你。不過，有一個要求，也許特別一點，說出來，你未必能答應。」

黎光第給她逗來逗去，逗得心癢難撓的道：「甚麼要求呢？你說。」

白若冰微徐一笑道：「就是請你一個人來，不要帶第三者來。」

黎光第巴不得她有這一個要求，這就是她的明白表示了。因喜極道：「那個自然了。不過我要問問你，你是幾個人呢？」

白若冰故意的道：「人可多了。五個人，六個人，也許十個人。不一定？」

黎光第道：「我不信」。白若冰道：「不信，你別來」。黎光第笑道：「我說笑了。我希望你，也是在說笑話，不要真的一去好多人才好。」

白若冰笑道：「是了。你快說呀！甚麼時候？甚麼地方？你可要去？」

黎光第道：「跳舞，白天，是不如晚上的。我們索性晚上在北京飯店見面，那是最好了。時間，就是九點半，跳舞剛剛起始的時候。」

白若冰道：「對了！再見了。」她說完，很乾脆的，把耳機的一挂，黎光第這邊聽筒內，即便渺無聲息，甚麼也聽不見了。

黎光第也很寫意的，丟下耳機，嘴裏叫着：「老姜，老吳，」他抬頭打算要將今晚之約，告訴吳歸北，姜秘書一下。却不料空自招呼他們毫無影響，不見反應；原來眼前無人，空空靜靜，這辦公室內，祇剩下自己一個光桿處長，他們二人不知道甚麼時候，料是在自己打電話得趣之時，他們雙雙的、

溜之乎也了。

黎光第看了，也不甚在意，祇要白若冰和自己的約定，不是說謊，那便沒齒難忘。况且白若冰又不是教他們都去，乃是特別約定自己的一個人，要他們知道不知道，都不相干。也許是他們聽出這意思來，他們先偷偷的溜走了，以免給自己說出去，難以爲情，那就是他們的一番好意了。

黎光第想到中間，他趁着一心的高興，繼續大展他那死灰復燃的雄圖，他轉眼之間，便將溜水場上，出的醜，丟的人，又丟到九霄雲外，再也難以想起了。他興氣勃勃的，跑出去，又是理髮，又是洗澡，忙了一個下午。所謂刮垢磨光，洗心革面，渾身上下，都重新加以修理了。遂於晚餐之後，又換上一身適合夜舞的藏青色西裝，襟頭插上一朵小鮮花，油頭粉面的，又跑來北京飯店。

這一回，比較在北極溜水場上，還要省事，黎光第走上大廳的石階，那白若冰小姐便是一個嫵媚倩影，從大客室內，閃了出來。劈頭是她先來招呼黎光第叫他一聲：「黎先生，你早！真不失信呀！」

黎光第這才看見是她，穿了一件青底金色細碎小花的旗袍，頭髮上加上一個大紅絲綢花結，笑吟吟的，給自已淺淺的鞠躬。黎光第這才是喜從天降了，他笑道：「白小姐你竟是這樣早？」

白若冰抬起一隻手來，遞了出去，笑道：「不是呀！白天得罪了，晚上不能不補報一下。我這就是剛來，差一點給你搶在前面了。」

黎光第看着她一隻雪白渾圓的臂膀，遞在眼前，那一隻纖纖素手，也是搽上指甲油，蔥丹，有紅有白的好看，他便抬手一拉，那白若冰的嬌軀又一轉，便和他換了一個面對面的姿勢，他們的兩隻手，也變成互相攬架的形態，這樣的所謂携手並肩的，走入大廳裏來。黎光第一入大廳，他始發現白若冰小姐交際之廣，酬應之繁。原來這北京飯店大廳內的茶房，沒有一個不認識白若冰小姐的，便是那四座的男女賓客，也差不多都認識白若冰，各自領首揚臂對她帶笑，打過招呼來。白若冰一一的，各都還過禮去。她和黎光第坐在僻靜角前的一副座位上，要來兩杯咖啡，敬了一敬。場上自然是音樂演奏，跳舞的中外男女，各自捉對兒的下場。白若冰小姐眼波溶溶的，從場上一對人跳舞的男女身上，便看到黎光第的臉上來。黎光第也是這樣，他們眼光一碰白若冰便是脈脈含情的，盈々一笑。本來男女在這交際場上，須無何禁忌，無如跳舞來自西洋，不能不有所講求。大概跳舞的動機，普通必須由於男人主動，女人對男人提出要求的，那是很少見的。不管女的是不是願意和男人跳舞，永遠是男的要求女的；女的許不許求男的。這也不是別的，無非表示尊重女權之意，祇許男的碰女人的釘子，萬一由女的提議，而碰了男人的釘子，那就是難爲情了，不可不。跳舞場上習慣是如此的，白若冰對黎光第這一笑，實在便等於暗示問他要不要跳舞？他如不理會也就罷了。然而黎光第乃是巴不能夠的，他來爲的是甚麼呢？所以他一笑和白若冰同時，離座而起，兩個人攜手抱腰的參加入場，隨着伴奏的音樂節拍，跳起舞來。

這一場跳舞是華而滋，細膩而華貴，高雅而大方，跳起來無須乎慌忙，儘管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自然隨着音樂的節拍，不會出甚麼岔子。因此跳舞的男女，隨便一邊跳舞，一邊玩笑，全無關係，和舞步不會發生甚麼影響。這正是給他們一個增進感情的交際機會。黎光第不能不抓住這機會，竭力對白若冰小姐表示好感。他跳着舞，在場上轉了不及幾個圈兒，即便覺出白若冰身軀如燕，脚步純熟，所有一跳一轉，一送一迎，種種步法，無不勝任愉快，恰合符節。他禁不住嘴裏在在白若冰的耳根子下，笑着稱贊道：「白小姐，你太客氣了！白天你得罪不得罪我，那是沒有的事。祇恐怕今天晚上，我要得罪你了。因爲我的跳舞，趕不上你的十分之一呀！」

白若冰跳着舞，她低了一低頭，也宛轉笑道：「甚麼呀！黎先生的話，說錯了。據我看，不是應該那樣說的，黎先生說的不對了。」

黎光第笑道：「我應當怎樣說，才算是對呢？請問白小姐。」

白若冰笑道：「你應當說，若說溜水我是一個外行，若說跳舞，我可不怕。這一次，我要把你戰勝了。」白若冰這話說完了，她故意的，把頭低低俯在黎光第的胸前，微微嬌笑着，她彷彿拾不起頭來了。

黎光第心旌搖搖，臉皮也爲之紅漲了。他的手下，越發加緊的抱一抱白若冰的腰肢，笑了一笑道：「我們最好是不要談溜水了。我們還是說我們的跳舞罷。白小姐你今天也太忙了。」

白若冰笑道：「你說的，還是今天溜水場上的事兒不是？我實在是忙極了。你可知道？過不幾天，便是我姑母的婆生日了。我這幾天，全是爲的籌備怎樣出席她的壽日，所以忙得鑽日無暇，像今天和昨天在溜水場上，我不過是忙裏偷閒，勉強應酬罷了。說實話我沒有功夫，事情多的很。因爲我的姑丈，是當今要人。這回生母壽日，又要擴大辦理。我們爲着聽那一天一夜的堂會戲，也不能不預備出一出席不是？」

黎光第猛可的覺醒了道：「你的姑丈，莫不成便是姚君富？」

白若冰舞步嬌嬌的道：「是呀？我的姑丈便是姚君富，他是要人。」

黎光第慚愧的笑道：「我萬幸巴結上要人的親戚了，他爲母做壽的消息，喧嚷的不是幾天了。我們處裏，也有送的公份，我和他，不能說是不認識，也是見過幾面的間接上司。」

白若冰笑道：「你們認識，就好了。我因爲出席他的做壽場合，我還有一件小事，不得不奉求你一下。自然在你，也許是小事一端，無足掛齒，在我，則是一件大事，不能不求一求人了。」

黎光第方要問她，是甚麼事？一場跳舞，恰完了，那舞家中有的多數與猶未盡，站在場上，劈拍鼓掌，催請樂隊重奏一曲，再試舞步，黎光第索性携手和白若冰舞回轉，不再纏綿了。他回到座上，又問白若冰道：「白小姐，你有甚麼要我辦呢？不要客氣，說了，我必然使你滿意。」他以為這不是一個弱點。不能不乘勢抓住，但是，他因爲輕於諾的關係，幾萬元也就不翼而飛。



懸賞第三十二一期

答案揭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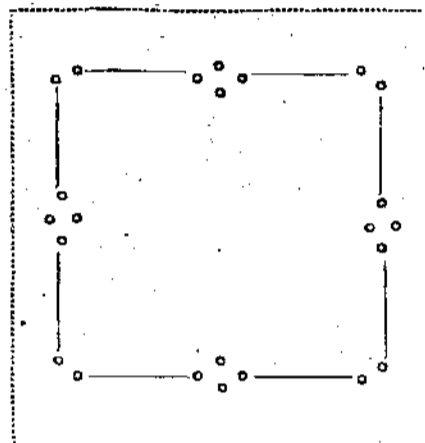
馮風姨

將圈內六個碎塊拼湊起來然後放在圈內正好是一匹馬，拼得和上圖一樣的都算答中。得獎的三十位大名如下：宋哲明，程志遠，陳學寬，錢寶元，王紀蘭，馮文仁，李振洞，邢士珍，嚴學光，焦士偉，歐亞謙，陸文元，胡瑞，陳德源，鮑家祥，王聲遠，張仲燦，萬鶴年，趙秉斯，隋樹桂，鮑維湖，嚴純一，尚質華，李寶明，張秀蘭，李樹椿，白錦文，隋興大，不受酬謝者共計四位。山西太原西夾巷十一號錢應浩，天津南市廣信堂張秀清四號張獻奇，北京打磨廠一三一號歐陽華，同蒲線平遙站電

以下猜中者，並無贈品：李勤，崔宏瑞，高金壽，范金章，桑國英，孫霖甫，李文俊，井大合，宋愛芳，羅五姑，何芳齋，婁文章，馮風姨，

七一，張庭瑞，唐綺蘭，鄭月容，焦淑貞，陳文靜，司徒啟

王文波，壽萬鵬，門健如，溫進亞，周蘭辰，劉承端，馬若琪，姚嬌嫂，馬若龍，馬鼎足，張東海，白玉崑，王仲民，任國仲，王愛慈，張振邦，彭亞東，韓寶霞，陳鴻鑫，沈墨濤，馬啓元，王雪鵝，楊育津，高大強，孫志高，孫載文，姜利順，胡紹文，曾令璋，常環，高壽慈，范魁珍，徐州亦人，李文生，李氏文，口，崔宏年，孔永貴，杜有志，馬連弟，楊秀珍，奚秀齡，天津于淑玲，青島于淑玲，韓長清，張煥武，王澤沔，王澤汎，周羽人，徐世華，岳俊德，張明，張月秋，春興，郝福祥，楊耀仁，岳維清，閔佐芬，陳明德，陳明禮，鮑翠敏，閔紫英，黃君君，蕭梧才，裴穎華，祝文彬，李元啓，詹仲盈，李春雲，張燕雲，郝秉文，趙素衷，姚世萍，甄存統，裴愛，任瑞貞，胡也夫，胡亞夫，何康，祖培基，周文蔭，魏克明，汪芷，皮家琮，沈金英，伯盈，王家驥，傅孫屏，孫若荃，吳孝先



懸賞第三十五期

馮風姨

用四條直線畫成一個正方形，把二十四個棋子擺在上面，如上圖，每條線上可以見到八個棋子（分爲三組）。現在請你拿開六個，只用餘下的十八個棋子，仍按原圖上的位置再擺一次（仍分三組，數目有些變化）。每條線上仍須見到八個棋子，你可以擺得出嗎？

答案請用明信片畫出來，答案後面註明自己的姓名及通信處，寄至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全家福雜誌社交馮風姨收，答中諸君的明信片放在一起，以捉迷藏辦法，抽選三十位贈送獎品，其餘諸君將在本刊第七期發表姓名，答案截止期六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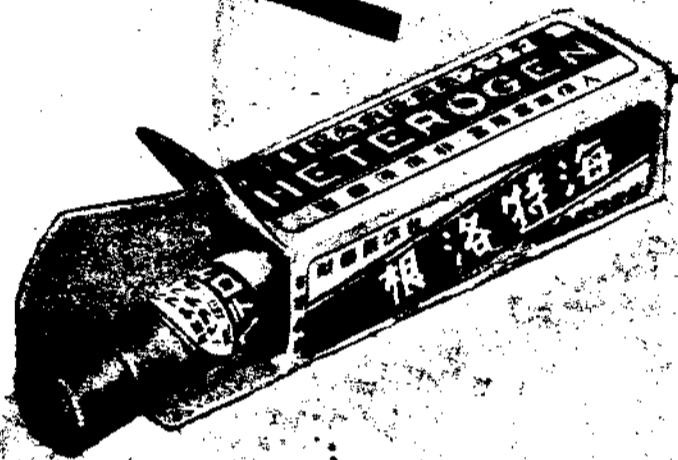
北京 東城 胡同 本司

本館專印 **文書賬簿** **傳單廣告** **公文表冊** **美術鉛印** **五色石印** **報章書籍** **中外鉛字** **各體俱全** **工美價廉** **交件迅速** **定期不悞**

電話 五局 0三 九0

頤中印字館

FIETEROGEN



海特 洛根

「海特洛根」是治療並預防腸傷寒，赤痢，疫痢的特效藥劑。有三大特點：(一)無副作用，發熱，倦怠，嘔吐……等苦痛。(二)不妨害孕婦，小兒老人及衰弱者服用。(三)為「非病原菌製劑」，服用後並無任何危險。

藥價每瓶三角

各地藥房均售

總批發處·天津特三區西錦路

若素製藥公司

全家福雜誌第四卷第五期(五月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兼發行者：全家福雜誌社(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

印刷者：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定價 零售每册二角(每月一册)
全年二元一角(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另印成表函索即寄



捨我其誰

因為孩子們是正當發育的時期，所以需要着充分的營養資料，那麼，若素是最適合給孩子們服用的了。

售均房藥地各·五角七元一瓶中
司公藥製素若：路開新單東京北

胃腸 營養 若素